

消闲月刊 / 赵眠云, 郑逸梅 · 一no.1 (民国10年[1921]  
5月) ~ [?] · 一苏州: 该刊社[发行者], 民国10年  
[1921] ~ [?]  
: 插图; 19cm.

\* \* \* \* \*

本刊共摄制1卷, 16毫米, 缩率1:15, 原件藏北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摄制, 母片藏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北京).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no. 1 ~ no. 6 (1921, 5 ~ 10)

5

1921年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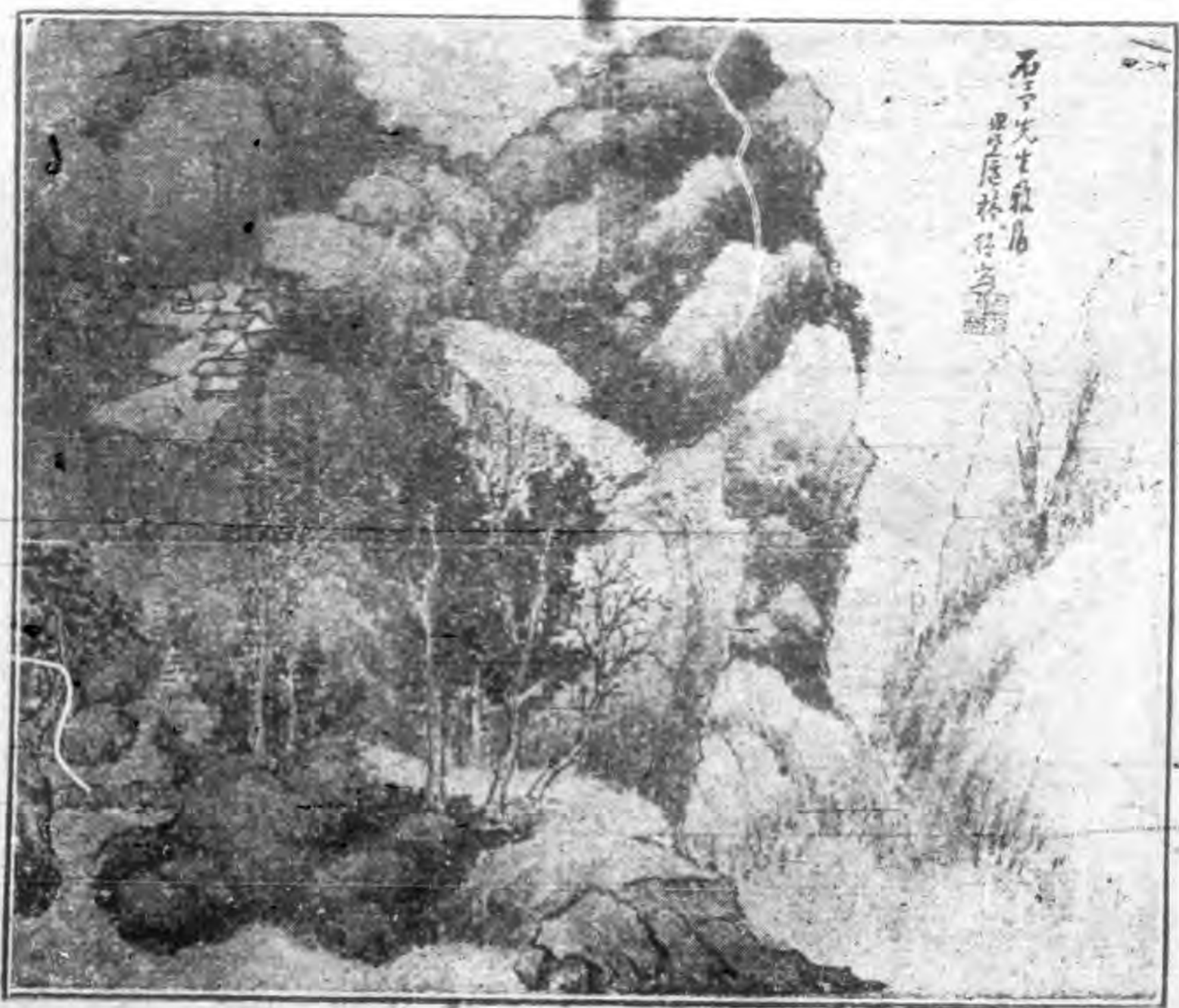
初五題

# 消閑月刊



第一期

蘇州消閑月刊社發行



新開月刊第一期目次

消 閒 月 刊

- 情天孽鏡(小說)
- 倚夢語剩(詩話)
- 無法投遞(小說)
- 歸途(律詩)
- 蘭閨秘記(豔著)
- 橋中樂(小說)
- 硯耕廬費墨(筆記)
- 古人奇號志(隨錄)
- 臨時疫院(小說)
- 亂仙別傳(筆記)
- 贈綠牡丹(集句)
- 文學家(小說)
- 食譜四傑贊(諧文)
- 贈林媛媛眉史(小詞)
- 石像之妻(小說)
- 詩詞贈語(雜詩)

事(諧文)

包·天·笑·

- 李·涵·秋·
- 袁·百·衲·
- 江·紅·蕉·
- 袁·寒·雲·
- 吳·雙·熱·
- 天·台·山·農·
- 許·指·巖·
- 鄭·逸·梅·
- 俞·天·憤·
- 石·翁·
- 范·君·博·
- 鄧·鈍·鐵·
- 寒·楓·隱·
- 趙·眠·雲·
- 俞·歸·雲·
- 尚·寄·塵·

- 樹下老人(筆記)
- 紅繡鞋(彈詞)
- 歸來(小說)
- 梅花清夢廬劇談(劇談)
- 特別勳章之規定(諧文)
- 惆悵詞(豔著)
- 蔣小寶(筆記)
- 兩難(小說)
- 綠牡丹確可謂後起之秀(劇談)
- 半蘭舊廬隨筆(筆記)
- 新禽言(諧文)
- 聽歌雜記(劇談)
- 鄉村教員(諧文)
- 維新小史(小說)
- 山塘(絕詩)
- 治印雜說(雜話)

(聯)

吳·雲·父·

- 顧·明·道·
- 戚·飯·牛·
- 范·烟·橋·
- 尤·半·狂·
- 許·瘦·蝶·
- 朱·天·目·
- 費·華·鬢·
- 張·枕·綠·
- 佩·楚·
- 胡·石·子·
- 屠·守·拙·
- 韓·天·受·
- 金·南·屏·
- 烟·橋·
- 王·大·覺·
- 一·龜·

## 雙熱文科函授學社招生簡章

一緣起 晚近高唱文字革新注重白話然以愚見所及舊文學未有根基者其於新文藝亦且左支右絀不能通達精警氣順言宜故本社之設以舊文學為主體

一宗旨 養成古文家或美術文家由漸過渡而為新文學家

一科目 甲古文科論說傳記詩歌序跋等類屬焉乙小說科小說及小品雜文等類屬焉丙隨意科或莊或諧或文言或白話不拘何類可由學者隨意請業

一學費 古文科每月二元小說科每月三元隨意科每月四元

一函授方法 命題作文就卷改課間或發例作及講義

一學額 暫設百名男女兼收

一社址 常熟縣東街三十六號

一報名 有志入社者可通函報名詳書年齡履歷住址并指明欲入何科附繳一個月之學費另有詳章函索附郵票三分即寄

## 平江日報

宗旨純正 消息靈通  
小品精美 資料豐富  
價目 每月大洋四角  
五分全年八折  
外埠三月起碼  
郵費照加報資  
先付郵票不收  
館址 蘇州都亭橋西  
二百八十五號

君欲攝一愜意  
之相片乎  
則請至

柳村照相館  
館址蘇州觀西  
大街

R  
830.5  
789



### 君博書例

吳門詩人范君博詩書兼畫稱三絕北碑雁行清道人楷法抗行趙聲白裙履少年君第一同人爰為訂潤格

榜書方一尺 每字一金  
堂幅四尺 二金  
楹聯四尺 二金  
屏條四尺 四金  
扇一尺 刺半金  
長大照加 壽件面議 劣紙不書 磨墨加一  
先潤後書

宣古愚張丹斧袁寒雲訂  
代收件處 蘇滬各大賤扇莊

### 胡石予畫梅潤例

崑石胡石予先生南社巨子也工詩文善畫墨梅為訂潤例如左

屏條 三四尺每條半元 五六尺每條一元  
七八尺每條二元 橫幅同整張倍之  
雪景加倍設色加二成

### 扇冊

每件三角  
收件處蘇州草橋中校

范君博 趙眠雲 柳乘疾 高吹萬 余天遂  
鄭逸梅 代定

襄社出版品第一種

## 校外

嘗試號一陽歷五月廿五日出生

▲宗旨 監督學界輔助教育研究藝術鼓勵青年

▲內容 言論 教育 樂歌 插圖 調查

成績 餘載 詩詞 徵求  
小說

▲體例 除詩詞新舊體兼收外餘限用淺近文

言或白話發行每月一回

▲售價 每册一角外埠郵票通用不折不扣郵費加一成

▲徵稿 本刊各欄一律歡迎投稿如蒙以大稿見惠一經登出酬以相當贈品

▲襄社徵求社友詳章函索附郵一分

### 發行所

上海北浙江路襄社本部  
善祥里

# 石印刻印

鄧子寢饋於古博聞強識淹及羣藝所作書奇古樸茂駸駸迫漢魏詩綜晚唐北宋之長尤擅金石之學寸鐵所至古趣畢赴蛟形螭態往往出於意象之外者蓋古之所謂羚羊挂角者鄧子有焉君與世落落酒邊燈下尤多憤兀不平之慨與余交能以意氣相推許余初不審其精鐵筆但謂工詩書勿類流俗而已既而爲余鐫小印見遺規撫吳興形神畢肖爲之嘆賞不已余維金石雖小技無與於經世之用然艱深奧秘非餘事所可同日語必也其人秉高世之姿弗染塵俗益肆以工力乃能迥絕凡手吾蓋觀於鄧子而知之也君浸淫於周彝漢鼎禹碣宣鼓者久而於古今諸名家之手澤尤能默會其意法若在當世則獨辦香昌碩翁要能淹有衆美不局守一隅以自憲世有信我言者試進而求之必犁然有當於心也

金章 每字二十元

牙章 每字十元

石章 每字五元

劣石不刊三十日取件

## 收件處上海

北浙江路善祥里一九四號本寓  
北浙江路會審公廨洋務科

## 介紹人

吳靈園  
沈禹鐘  
王鏞

許指嚴  
趙眠雲  
鄭逸梅

范君博  
翁印若  
王逸軒

者 述 撰 刊 月 本



秋 涵



笑 天



隱 楓



憤 天





名伶綠牡丹

● 小說 情天孽鏡

涵秋

第一回 大筩斗重編姓氏譜 小扇墜初吟新體詩

陝西藍田縣。離城五里有一所鎮市。叫做良玉鎮。器上有百十多份人。家。到。善。國。安。居。樂。業。攘攘熙熙。阡陌交通。桑麻遍野。是個富庶的去處。就中單表一個王筩斗。論他年紀。約莫已有五十開外。論他智識。却是除得他這個貴姓以外。一個大字也不認識。早年開了一座陸陳米行。他賣出的時候。用的那個筩斗。便小若簸箕。他收入的時候。用的那個筩斗。便大如栲栳。因此居積致富。不再去做買賣。退休林下。享那家庭的清福。和他夫人王氏。公共生了三個兒子。……著書到此。又有人要駭我了。說王大筩斗既然姓王。怎麼他的夫人也姓王呢。哈哈。這其中也有個緣故。他夫人母家本來姓田。嫁過門不滿三朝。王大筩斗便同他在新房裏。開了一個小小茶話會。瞋著那田字。旁邊多了兩直。像個門門槓兒。有礙玉家的風水。立意要將這兩根門門槓兒取消。可憐那時候的婦人家。都講究個三從四德。嫁夫作主。隨即滿口答應。王大筩斗非常歡喜。由是上下人等。都喊他做王氏太太。比如他兒子王大



A976782

第

一

期

。早就死了。剩下寡媳車大娘子。他也亂曬亂吵。說這車子筆畫太多。左減右減。減到末了。依舊也叫他媳婦姓王。(可謂關起門來稱王妙絕)一個小孫子。不滿週歲。依王大篋斗的主意。替他乳名便取做王王。後來覺得不甚順口。又特別辦理。在王字下面。安上一小點。喊他做玉兒。王大篋斗還有兩個兒子呢。那更不消說得。二兒子便在王字裏拿掉兩筆。叫王二。三兒子便在王字裏拿掉了一筆。叫王三。這都是本山取土。無庸另起爐灶。王大篋斗的經濟學。也可以窺見一斑了。閒文少叙。言歸正傳。再說那個王二。從來不務正業。鎮日價和那些三五兩舍的朋友。吃喝嫖賭。無所不至。王大篋斗公館裏。輕易也不見他的足迹。惟有王三生得一副白淨面皮。眉清目秀。國體改革。他便和老子鬧着要出去游學。王大篋斗雖然捨不得銀錢。然而因為溺愛的緣故。也就不得不勉如所請。打發人送到上海一座學校裏讀書。讀了不到二年的功夫。頸項裏忽然起了成串的瘰癧。不得已向校長請了長假。回家養病。其時王三已長成二十一歲了。大凡到過上海的人。眼界便漸漸的高起來。性情便漸漸的傲起來。轉回家裏。力謀改革。屋裏裝了電燈。壁間安了電話。單是他自家那所書房裏。真是錦茵綉褥。衣鏡瓶花。打扮得十分華麗。王大篋斗初時看見那些物事。到也覺得別緻有趣。

後來知道所費不貲。也只好歪着腦袋嘆氣。王三在外混了兩年。據他說起來自然是淹貫中西。博通今古。然而他却有一件不可告人的秘密。便是這婚姻問題。他平時醉心的。是一部紅樓夢小說。從頭至尾。居然讀得滾瓜爛熟。因為賈寶玉稱做怡紅公子。他便也署了一個別號。稱做王三公子。這也算得是有志上進了。他早就想將來娶的妻子。必須表姊妹做親。才得稱心滿意。諸君不要疑惑他這句話。是憑空結撰。這段歷史。我不將他補叙出來。諸君如何得知呢。原來王大爺斗在先有個阿妹。嫁給城裏沈秀才沈鈞。夫妻倆祇生得一個女兒。名字叫做阿采。比王三小得三歲。青梅竹馬。兩小無猜。自幼兒便在一處嬉戲。近年阿采業已成人。他父親便防閑起來。輕易不許他和王三廝見。其實王三固然有心。那個阿采也未嘗無意。平時目成眉許。已經認做影裏情郎畫中愛寵了。王三也會強着他父親去向姑母乞婚。依他姑母到也無可不可。無如沈鈞是個冬烘頭腦。竭力的辯駁。說甚麼中表聯姻。在禮法上不能允許。氣得王三在背地裏咬牙切齒。此番游學歸來。他第一件便想到寶哥哥。必須去會一會林妹妹。當時便換了一身簇新衣服。鼻架金絲眼鏡。口銜雪茄香烟。來回看了看。真覺得顧影自憐。只恨那不做美的癩血時七從頸項裏滲漏出來。委實叫人瞧着討厭。好在時交冬令

## 情天孽鏡

## 四

。順手便取了一條圍巾。把來圍在脖子底下。若是不發生臭氣。一時倒也瞧不出他的破綻。高高興興。拎着一個小小皮包。大踏步走入城裡。剛到他姑丈門首。抬頭一望。見兩扇大門。油得烏光漆黑。門牆外新貼了一紙大紅春聯。寫的是「特授藍田縣縣教育會會長沈公館。」十四個大字。王三這時候的快活。好比聽見林如海陞授鹽運司一般。心裡跳了幾跳。便橫冲直撞的搶進去。門房裏剛坐着一個彎腰曲背的老頭子。是沈鈞新近雇用的。却不認得王三。忙攔着問他的名姓。王三吆喝道。我是內姪少爺。老頭子又錯當他做姓芮。便一路喊到內室。說是芮少爺來了。他姑母王氏正摸不着頭腦。一眼瞧見王三。方才笑着說道。哦。我說甚麼內少爺外少爺呢。原來是阿三。你幾時打從上海回來的。王三笑道。姪兒昨天才到家。特地趕來替姑母請安。王氏笑道。好呀。兩年不見。身段越發高了。快坐下來。叫他們泡好茶你吃。王三笑問道。姑母大喜。姑丈竟巴結到教育會會長了。王氏披着嘴笑道。這個算甚麼呢。成日的陪着那些小學教員鬼混。也沒有多大出息。我有時勸他不要去幹。他轉瞪着大白果眼睛。向我直嚷。又說由這會長。將來便可升做司長。由司長又升做省長。由省長升做旅長。由旅長升做團長。由團長升做營長。由營長又升做連長。由連長又升做排長。再跳一步

。便要做到內閣總長。(自來陸官圖却沒有這種亂陸亂降真是妙語如環)王三也不會聽清楚這他繞圈子的說話。只是東張西望。幾乎不把那座上房都翻轉遠來。王氏早瞧科他的心事。笑道。你妹妹還不會回來呢。說也好笑。你姑丈本是個舊透心的人。自從做了甚麼會長。他忽的簇嶄新鮮起來了。一般的將你妹妹。送入一家女學校裡去求學。王三驚問道。這個是再好的沒有的了。不知這學校是誰創辦的。離姑母這邊有多少路。王氏笑道。也沒多遠。跨過街就得瞧見。聽說這校長是個寡婦。夫家姓尤。一抹頭生了六個女孩子。家累很重。沒奈何便設了這個學校。只恨我們這城裡風氣不大開通。除得我家阿采。其餘便全是他家的令媛。通共算來。祇得學生七位。他感着你姑丈。替他在縣裡運動得每月十二元的津貼。剪直將阿采捧鳳凰兒似的。當做上賓款待。阿采在校裡覺得非常有趣。連禮拜日子。都趕向那裡去頑耍。阿三。你莫瞧不起他。今年才得十八歲。那個甚麼天地父母。天山小石。哥哥舞刀。弟弟耍槍。頭一本教科書都讀完了。好在你姑丈一時不見得回家。你老實在我這裡吃了晚飯。把你上海聽見瞧見的。和你妹妹多談一談。也讓他長些見識。……王三聽了這番話。已是心癢難撓。覺得他這位表妹。居然能讀教科書。總比瀟湘妃子還高明得多了。坐了一會。暮見他

姑母一雙小脚。依舊裹得像粽子似的。擱在銅爐子上烘火。他便搭訕說道。怎麼你老人家。還是這般頑固。這雙脚還不把來放成天足。那裡及得我媽。自幼兒生長在鄉村裏。兩隻大腳魚。却不消得改造。姑母當初笑媽。媽今日轉要笑姑母了。王氏將脖子向衣領裡一縮。蹺起脚來笑道。可不是媽。阿采也會勸過我幾次。只是我才和你姑丈商議。他便發起他的牢騷來了。他說八股既廢。國粹便不能保存。女人家的小腳。也和國粹一樣。你們不知道保存這國粹。放時容易。後來再想恢復這原狀。可就千難萬難。我沈秀才偏要將這纖纖蓮瓣。當做素磚漢玉去撫弄。將來人家沒有的東西。我家却有。一定在博覽會裡可以居奇。你想想。他既說出這樣話。我又是他的人。叫我怎生違拗呢。橫豎我也老了。轉眼納入棺材裡。他也不能將我這雙小脚鋸得下來。打個楠木龕子。供在家神面前。目下由他去鬧罷。至於阿采的脚。却不曾纏裹。走起路來。都是骨冬骨冬的價响。……說也奇怪。王氏剛講到這裡。便聽見外間一陣骨冬骨冬的脚步。好像卦枝兒直打入王三心坎裡。抬頭一望。不是阿采是誰呢。只見他上身穿了一件青灰嗶嘰棉襖。齊腰圍了一條玄色洋緞裙兒。右脇下夾着書包。鬚髮蓬鬆。濃眉大眼。一副紫檀色面皮。腦袋很大。身子却没有多高。若同王三並起來。剛七齊到他的

乳際。一眼瞧見王三。因為想到當初曾提過姻子。不由羞得臉上紅了紅。也沒開口。還是他母親王氏笑道。阿采。你不叫你哥哥。……阿采勉強從嘴裏嚥了一聲。笑着進房。脫了裙子。重行出來。站在他母親身邊撒嬌兒。王三笑道。兩年多沒見妹七。越發出落得標緻了。只是身段還不會長成。……王氏忙接着說道。你不用瞧不起他這身段兒矮。他的校長還稱贊他矮得有趣呢。巴巴的替他起了一個諱名。叫做小扇墜。王三笑道。好極好極。不是妹七。誰也當不起這樣雅號。……說話時間。僕婦們已端上飯菜。王氏向上首一坐。命他們兄妹倆對面打橫。王三越瞧阿采。越覺得可愛。(真是情人眼裡出西施)又因為他有些害羞的神態。當時便將上海的文人。如何開通。如何文明的話。說得天花亂墜。然後向阿采搭訕着問道。妹七。你那校長生的幾個女孩子。模樣兒如何。阿采此時便也老練起來。一面笑答道。大女兒叫做紅蘭。已經嫁給人了。他丈夫也是一個小學教員。生的白白胖胖。嘴裏還鑲了兩顆金牙子。常到我們校裏來。教給我們唱歌。他為人再和氣不過。同我們有談有笑。……王三聽到這裏。不由暗暗倒抽了一口冷氣。(爲下文張本)勉強忍住又問道。二女兒呢。阿采笑道。他叫紅萱。和我同年。其餘的便是紅桃紅芍紅薇紅菊。都還小呢。王氏笑道。哎唷。那裡來



第

一

期

的這許多紅。要是叫他們擲骰子倒好呢。六大紅準可以搶去狀元了。王三又道。妹七校裏除得唱歌。還有甚麼功課。阿采道。其餘便是寫寫字兒。念念書兒。王三道。體操學過沒有。阿采搖頭說道。沒有學過。聽見我們校長說。大約等到來年春間。叫他女婿呂鳳。來教給我們呢。王三頓時變了臉色。忙攔道。像妹七這樣嬌怯怯的身體。便不學這樣體操也好。沒的叫一個男人家。摸手摸腳。轉弄得不尷不尬。阿采嘆嗟笑道。這話又不對了。適才哥哥不是告訴我的。女孩子都要講究文明。文明極了頂。男女可以不分界限。像我這雙手足。便給呂鳳摸一摸。又有甚麼打緊。(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最妙)王三急道。不是這樣講。我以為人家女孩子。却不妨文明。他越是文明。我越可以和他去親近。至于妹七。我却不要你文明。越頑固些越好。妹七若是解得我這話中用意。包管算得是一個才女。阿采也笑了一笑。重行問道。哥哥你瞧那呂鳳的名字。叫得多雅。不像你這王三。喊在嘴裏。宛然是人家奴才一般。(妙語妙絕)王三紅着臉龐子說道。我在上海學校裏。却不叫王三。已改做王杉了。阿采忙問道。這改的可是像那筆架子的山字。(固知姑娘祇認得大山小石)王三笑道。不是那個山字。我這杉字。左邊是個木。右邊一撇一撇又一撇。阿采想了想。便牢牢記着。(讀者亦須記着)

其時飯已吃畢。沈鈞依舊不曾回家。王氏益發湊了個趣兒。命王三向他女兒房裡去坐地。自家却在外邊照料一切。王三正中心懷。一屁股便坐向阿采床上。阿采却只遠遠的立在粧台旁邊。王三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忙笑問道。妹妹學校裏可安着電話沒有。阿采笑道。怎麼沒有。但凡要喊呂鳳來上課。都拿這電話去喊他。(偏生只管呂鳳呂鳳的鬧不清)你問這個做甚。王三笑道。不爲別的。因爲我家裏也安了電話。若是妹妹那裡也有電話。我們不見面時。也可在這東西裏談談體己兒。豈不有趣。阿采笑道。你放心。校裡的電話。却好安在我自修室裡。一天和你談一百句話都使得。可惜你不久還要到上海。便有電話也沒用。王三笑道。上海我已不再去了。和校長請了長假。阿采驚問道。這又爲的甚麼事。都等不及畢業。王三覺得說的話有些大意。那裏敢告訴頸項裏害着癩癩。忙掩飾說道。我因爲想念妹妹。不願意離那遠道兒。犧牲學業都是甘心的。阿采點頭說道。這也瞧出你的情分。但是我這房間裏氣候也還不冷。哥哥何妨將這圍巾兒除一除。(使我嚇煞)王三忙道。這圍巾子便是我的性命。我一刻也離他不得。阿采冷笑道。照這樣講。敢莫又是上海文明女人贈給你的。你把來這樣寶貴。(誤會得好笑)王三見他的話。越說越不對了。忙拿別的言語岔着說道。妹妹可曾學會做

第 一 期

詩麼。阿采道。你不用打趣人罷。我才讀了一本教科書。那裏講得到做詩。王三笑道。可惜。可惜。像妹妹這樣如花似玉的人材。難道便及不得一個林黛玉。阿采聽了益發生氣。披着嘴唇子說道。好呀。你該拿上海的婊子比我。我是好人家的女兒。及得上林黛玉怎樣。及不上林黛玉又怎樣。……王三知道他又錯會其意了。急着說道。我不是說上海當婊子的林黛玉。是說的紅樓夢裡的林黛玉。阿采向他啐了一口說道。呸。快要過年了。甚麼夢呀夢的。你也不嫌個忌晦。(妙絕妙絕真是對牛彈琴)王三笑道。我勸妹妹做詩。又不是做舊體詩。單學做做新體詩。阿采扭頭說道。這新體詩是怎生個做法。王三忙道。新體詩容易做得多呢。又不用調平仄。又不用講句調。同呀呀呀的說話一樣。阿采笑道。哦。原來如此。照你這樣講。我從自幼兒會說話的時候。一直說到如今。若是將他通詞刻出來。到好成了一部詩集子了。(爲新體詩下一誤解妙絕)王三拍手笑道。妹妹真是絕頂聰明。單就這句話而論。便好比林黛玉重生。林黛玉轉世。阿采怒道。叫你不要提林黛玉。你又提他則甚。王三忙道。以後再不敢了。妹妹饒我這一次兒罷。……說着又將自家帶來的那個皮包。打開來取出兩枝假鑽石戒指。一串假珍珠的項圈。遞入阿采手裏。說這是我從上海帶回來。給妹妹添粧的。兩件首

飾。却值得八百多兩銀子。阿采一望。只見寶光燦爛。笑得擺不起嘴。只低低說了一聲多謝。……兩家頭正在房裏白相得有趣。慕不防外邊靴聲禿禿。走入一個人進來。王三見是他的姑父沈鈞。不覺吃了一嚇。沈鈞頓時放下臉色說道。男女都這麼大了。如何厮纏在一處。難道你安心要敗壞我的門風。王三忙陪笑說道。這原是姑母命我進房坐坐的。不然。小姪如何有這樣大膽。沈鈞怒道。聖人說得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四個人還少着三個人。你那姑母做了主。便容得你們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嗎。真正狗屁胡話而不通者也。咄。還不趕快替我滾得出去。……王三那裏還敢分辯。真個抱頭鼠竄。拎着小皮包跑回家裏。兀自伸着舌頭喘氣。過了幾日。依自己意思。便想去會一會阿采。無如想起他姑父的八面威風。又深恐碰着大釘子。沒得下台。鎮日價坐在書房裏。沒精打采。短嘆長吁。正是無可奈何的時候。忽的從郵局裏。接到阿采一封道謝的信函。心裡不由快樂無比。再向封皮上一看。轉又怔了一怔。原來阿采將自家的大名。寫得叫人全不認識。左邊寫着一個墨字。右邊寫着一個撇字。撇字底下。又安了兩個撇字。臃腫不寧。望去又像寶塔。又像一座八仙桌子。仰着頭想了一會。才悟出原是將杉字寫錯了。寫成這樣怪體。至於他那信裡的内容。更可想而知。是

不大通順的了。作者也不必替他寫出來。再引諸君發笑。（可惜可惜不能給我們長長見識）然而王三瞧着這封信。却像琳琅滿目。筆走龍蛇。珍珍重重的藏入一個小書箱裡。沒事時候。便捧出來讀一回。贊一回。這一天却是彤雲密布。朔風做寒。王三悶懨懨的躺在床上。思量他的表妹天香國色。慕的瞧見壁上那個電話。不覺笑道。我可獸嗎。有這東西安在這裡。何妨同他耍一套空谷傳聲。又慮甚麼人遐室邇呢。說着便跳起身子。使勁將電鈴搖了幾搖。喊道。接尤氏女學校。不多一會。聽見回鈴。忙問道。你可是沈阿采。……回道。是的。王三哥。你和我有甚話講。……王三被他轉問住了。覺得真是沒有話講。忙改口說道。我想同妹妹做一首新體詩。我來起頭一句。……當時便細着喉嚨唱道。好妹妹。我成日成夜的都想你……接着便聽見電筒裡笑了一陣。也唱道。好哥哥。我成日成夜的也想你。（妙妙直如學舌）王三暗暗嘆服道。這個你字韻。押得真好。忙又唱道。你既想我。便該來會我。……那邊也照樣唱道。你既想我。也該來會我。（妙妙直如學舌）王三點頭笑道。真有點意思了。這我字韻押得尤好。……王三剛在這裏顛頭播腦。忽然鈴聲嘩嘩響了一陣。便聽見一個男子喉嚨嚷道。你同他鬼混做甚麼呢。趁早陪我到如意樓吃酒去。……王三再向筒裡聽去。便沒有

阿采的聲音。這一氣非同小可。放下電筒。罵道。王八羔子的呂鳳。狗娘養的呂鳳。這不是他和我們倒蛋。還有誰呢。好好。沈阿采。沈阿采……說到這一句。便倒向床上翻眼。正是

剛向情場求得意。誰知醋海又興波。

未完

●詩話 倚夢語贖

百衲

甲寅秋。余與嚴範孫師高曠生勞伯善嚴約冲徐郁生卞倣成滋如叔姪。同客瑞士之鹿散城。終始凡十日。朝暮徜徉于山村水郭歌樓舞榭之間。以極靜邃之地。而備極繁靡之事。造化開此愛境於魔宇之內。不謂非衆生之福城。建山腰屋舍。因之上下水光。東西雪嶺。城東隅有絕大之歌舞場一座。能容萬人。時演『愛仇』一劇。粉墨犧牲者。凡三百餘人。仙裝靈服。忽爾叱咤。忽爾絮語。直移鈞天之樂。以娛吾曹凡骨也。年來病臥。頓念舊遊。曾爲長歌以追寫之。曰。昔我居鹿散。徑遊不畏瘴。一身偃菱華。四壁森雪墮。山步喜威夷。水行無掀簸。黃疆峙古城。洋洋任泣歌。倚瑟者靈姬。罽輔亦小果。遠宇敷氈毼。中燎五微火。誼譎千萬人。螻屈殊眇麼。緣窺毗舍邪。曼膚輕綃裏。或子被襪襪。灼灼支頤坐。載舞梟陽顛。載歌

第 一 期

旋女墮。紫電倏翺飛。宛虹時舒躡。一佩一明星。一環一月朶。片席割秋雲。纓絡互搖揣。迴風復結風。修帷忽中侈。瞽然貼寒屏。竭來知幻我。美人悄開奩。(美人峯)近山繞妥妥。去歲。先墓告成。遠近來洄觀禮者甚衆。感今撫昔。愴然如創。瀕行過鄴東門。因爲詩曰。譚尙紛爭地。中原霸業資。季龍無大志。伏驥忽遐思。閔絕三台瓦。媮存七子詞。棘鞭差任達。太息下橫陂。善靈以爲哀惻動人。是至性語。

劉君申叔。學深漢魏。名重儒林。爲近百年中第一奇士。去冬以肺疾故于京師。身後蕭條。一棺長寄。余與之交最厚。聞耗卽往哭之。并輓之以詩曰。絕學天所殛。哀吟損肺肝。經神涵鄭抱。天闕慟顏箴。世變窳容子。恩疎不起官。殫詩慙莫繼。徒使燠啾忡。

某公初膺大事。余曾以故人禮往謁之。談笑之間。頗有得色。大有睥睨人羣。無堪儔匹之慨。歸而集飛卿句以嘲之曰。惡木人皆息。昇平意遽忘。蛇矛猶轉戰。元老已登床。清蹕傳恢囿。吹笙送夕陽。風華飄領袖。烏帽紫遊韁。一時傳誦者甚衆。而某公亦竟無如之何。

己未夏歷十月二十六日。西人窺測云。日星當有震裂。且將殃及地球。是日適值余生辰。友人某君張宴於其家。相期痛飲。雖死無覺。席次爲詩以自弔曰。生生遂古昧靈根。浩劫同休

孰可言。禍厭天心甯自斃。痛彌弓鼎愧今存。詎無混沌更新世。斷少紛拏未散魂。顛帝青冥呼后羿。爲將長矢彈輪奔。或曰。白榆歷歷。一塵不驚。子果何懼乎。余笑對曰。寧欲其死。勿欲其生。

● 小說 無法投遞

天笑 紅蕉

伯南坐在東亞旅館的露台上。寫一封情書。他是個眉清目秀的少年。頭上戴一頂草帽。着一件綠色薄絨的大衣。他的五官都生得很整齊。一張嘴紅白像女子的櫻唇一般。兩只眼睛也很媚。可惜眼皮上有些凹陷。大約夜來還沒有睡過。現在他用着一枝金筆頭的自來水筆。在一張旅館用箋上。寫一封信給一個女郎。向他第三次求婚。寫得很快。只聽得他筆底下颼颼的響着。精神都貫注在上面。要想寫得格外婉轉些。希望這封信寄去。有些好消息傳來。因爲已經被他拒絕過兩次。很難以爲情的。要是第二個人。早已灰心。不再痴想了。他把信寫好了。在信後面簽了名字。讀了一遍。覺得還不滿意。躊躇了一回。決意爽爽直直再添了幾句道。你究竟肯嫁我麼。請你在三星期內答我。我很希望你三星期以後。勿再拒絕。或者再用遊詞延宕。否則我就與一個蘇州女郎結婚了。他寫好這幾句。把信封了。投在露台旁邊一只



郵政箱裡。精神到爽快了一些。蹣跚方步。拿一枝雪茄燃了。走過去看幾個小孩子在廊裏跳舞遊戲。

一個月以後。他竟與一個蘇州女郎結婚了。但是因此引起了他的憂愁。所以六星期以後。伯南坐在他家裡露台上。雖然吸着煙看報。神氣很閒適。但是心裡常有一件不幸的事情。在他心裏盤算。這件事情。在他新婚燕爾的時代。差不多一座黑雲。隱隱翳翳的遮着。他每天坐在那裏。常注意前面短牆外的一條路上。也不是瞧枯黃的樹葉。紛紛落下。也不是瞧一個每天要逃學的學生。却是瞧着有沒有郵差走過來。

伯南負氣與蘇州女郎致秋結了婚。才知道拒婚的女郎婉靈。早已在一個月以前。離開上海到別處去了。伯南想或者他沒有收到我的信。所以沒有覆信。大約是如此了。伯南常常冥想着。他萬一到了歐洲。瞧見了我的信。竟仍舊用藍色信封。寫覆信與我。或者竟允許我的要求。這信又被致秋瞧見了。這便如何呢。

蜜月過了。很快的光陰。却又過了一月。伯南心裏。又是憂慮。又是恐嚇。飲食也漸減起來。他夫人很着急。一天早晨。他夫人寫信去告訴他姑母。剛在寫的時候。忽然窗外有郵差走

過。伯南瞧見了。立刻跑出去。等郵差回過來。問他要信。他夫人見他神色匆惶。也立刻跑出來。問他什麼事。叫他快些進去道。每天在這時候。早已到公司裡去辦事了。你要等郵差來送信。我可以代勞。伯南聽了。很有些怒意。不自在的答道。不干你這麼事。我那一天在這時候到公司呢。他夫人聽了。很難受。兩條眉毛。微微闔了一縷。心裏疑惑他丈夫對於自己。不大信任。所以有厭惡的態度了。

伯南過後一想。覺得自己太唐突了。便給他賠不是。還常給他夫人讀戲劇脚本與他聽。自己的書信也許他自由翻閱。但是心裡終怕瓊靈有回信來。不幸給苡秋瞧見。家庭裏平空就要生出風波。所以時常防着郵差送藍信封的信來。每天早晨。郵差送信來。他總非常注意。但是沒有一封是緊要的。都是些酬酢的普通信札。一封一封的白色信封。不能使他驚嚇。心裡一塊石頭。慢慢的落下。戴了帽子。雇車到公司裏去了。

有一天。他坐在書房裏想心事。他的夫人忽然跑進來。神色很不好看。手裏拿着一封藍色封套的信。伯南心裏別的一跳。料想他夫人已瞧見。不知要怎樣發怒。怎樣悲怨了。他夫人跑過來道。我想出去一躑。大約有兩天耽擱。你允許麼。伯南一想。不好子。他賭氣走了。心

裏盤算着。還是允許他呢。還是不允許呢。正在盤算着。他夫人又催道。怎樣快說罷。一面很急促的聲音說着。一面眼淚便像斷線珠一般的落下來了。伯南也急了。問他究竟怎麼一回事。何以你要出去兩天呢。他夫人道。我的表姊病很重。現在寫信來叫吾去。所以我想去住兩天。這信就是他寄來的。你瞧罷。伯南就拿來一瞧。果然不錯。心裏才放寬。不知不覺的笑了出來。覺得自己神經過敏。立刻允許他可以去住兩天。他夫人見他並不憂愁。反而笑了。並且很大意的允他住兩天。一些沒有惜別的意思。心裏很不舒服。疑他丈夫與自己。並沒有深厚的愛情。無精打采的走了出去。

再有一天。伯南從公司裏回來。瞧見他夫人在他書室裏。對一封藍色信封的信哭着。他又是一急。以爲這一次可就糟了。他一定瞧見了我的秘密。倘然質問我。我怎樣答付他呢。倒很覺躊躇的。想了半天。只得走進去安慰他夫人。叫他不要哭。問他究竟爲什麼傷心。他夫人道。可憐我的表姊。前天死了。這信就是他病中寫的。現在已變做遺跡了。伯南才知道。這信還是上一回誤會的那一封。並非他墮歡女郎琬靈寄來的情書。心裏倒又泰然了。

這幾天大家心境都不很好。伯南領他夫人出去散步。到了垂晚回來。遙見一個郵差在自己門

前。用力掀着電鈴。後來見沒有人開門。便想回去。恰巧伯南走過來。遇見了。見他手裏拿着兩封信。臉上很有些怒意。大約掀鈴掀得不耐煩了。所以如此。這兩封信。一封是藍色的。一封是白色的。這時候苡秋眼快。便接了過去。兩人走到屋裏。苡秋就要想拆。伯南道。這是我的信。不容你瞧。苡秋見信面上的字。筆跡娟秀。知道是出於女子之手。就不敢拆閱。授給伯南。伯南面色立刻像了白紙一般。急得像宣告死刑的時候。一面忙着拆開來一瞧。果然是瓊靈寄來的了。他信上寫着道。『伯南足下。頃聞足下與新夫人結婚了。新婚燕爾。一定很樂。我很欣喜。我願你好像是一個著名的戲子。新夫人是名家的脚本。一定輔助演成一本名劇呢。瓊靈上言。』伯南讀了。心裏很快。面色才慢慢回轉來。便給他夫人去瞧。他夫人道。他是何人。伯南道。他是一個女郎。實不敢瞞你。我在未娶你的以前。我與他却有一面之緣。但是現在已離別好久了。他夫人心裏早有些明白。便故意搭訕道。既然如此。怎麼喚我們做戲子和腳本呢。

伯南走進去。瞧見桌上還有一封信。就是一封白色信套的信。信面上的地址姓名。還很清楚。旁邊還註着一行小字道。無法投遞。請退還原處。原來怎封信。就是自己從前寄給瓊靈的。

果然沒有寄到。却還原封未啓。自己自從寄了這信。已遷居了兩次。所以到現在。郵局中人才訪着地址。退回轉來。裏面信上的言語。還沒有第二個人瞧見。心裏覺得很懊喪。再一想。幸而瓊靈沒有瞧見呢。遂把這信。撕得粉碎。投入火爐中去。以前的無限柔情。化了一陣煙。吹散得乾淨。

● 律  
歸途

寒雲

一鞭野色迴征馬。曲水斜陽且駐車。垂岸綠楊經昨雨。依牆紅杏隔人家。數聲風笛當春弄。幾處雲山向晚遮。莫笑客心疏懶甚。圭塘橋外數歸鴉。

● 著  
蘭閨秘記

雙熱

歲丁巳。予客海上。一日。於邑廟之小書攤。以五銅元購得鈔本一。字娟秀而工整。其文作日記體。蓋女子手筆也。揣個女郎之文才。不過粗通文義。沾沾喜弄翰而已。字裏行間。頗多格格不妥處。予乃逐節爲之潤色。未竟。忽忽生厭。遂棄置行篋中。厥後更欲取觀。急切窮搜。渺不可得。今春。無意整理舊書。則此編宛然在焉。覆閱一過。個中旖旎風光。殊耐人尋味。適逸梅索豔著於予。此非大好資料乎。因爲之塗改終篇。而

名之曰蘭閨秘記。曷言乎秘。言其不足爲外人道也。

二月十八日。是日陰雨生寒。儂繡倦紅閨。渾無個事。爰濯我足。力束之。屈上作新月形。著新製之鳳頭鞋。策蹇試行三兩步。殊顧影自憐。已卽就坐。閒聽碧紗窗外芭蕉雨聲。顧楷了雙弓。不絕楚楚作痛。則引手摩撫之。旋起掩扉。自牀下啟山箱。取客歲私購之西廂記。置枕畔。亟捉趺脫烏。和衣就枕。手書一卷。偷看那雙文待月。君瑞跳牆。悠悠然感受一種不可名狀之刺戟。而於（繡鞋兒剛半摺）之句。心意癡癡。則竟納烏下牀。盈盈作膜拜狀。然自顧繡鞋。幾會半摺。無他。儂楷跌過力。遂如錘之挺。錐之立。趾尖雖抵地。摺不來矣。儂於是把玩雙翹。彌復自愛。欲復就枕續看彼一雙兒女。柳梢月上。人約黃昏。而雙扉呀然。儂急匿書於枕底。佯睡。意來者殆阿母也。幸而非是。乃點婢小杏耳。小杏年才十五。嬌小玲瓏。儂遇之良厚。小杏推扉逕入。憨笑孜孜然。就儂作耳語曰。恭喜小姐。此時盍往堂前。看一雙月下老人。來替瘦腰公子委禽也。儂聞。羞甚。怒之以目。小杏復曉曉曰。瘦腰公子。本來是小姐姨表兄。是個俏書生。平日已司空見慣。兄妹相呼。廚娘王媽媽。每背人嘖嘖道是一雙兩好。端宜配了夫妻。只那瘦腰哥兒不老誠。每偷偷捉人不備。看煞小姐頭和

第

一

期

脚云。儂聞。更羞。復怒之以目。小杏乃易辭作収科曰。喂。小姐恁地愛俏。語次。拾儂隻鳳而把玩曰。繡鞋一搦。瘦比紅椒。將見貼地蓮花步。益弱不禁風也。儂推枕起。奪而呵焉。其辭若有憾。其實乃深喜之。

三月五日。匆匆曉妝竟。因阿母小疾數日矣。醫言不可以風。則鎮日高枕臥。儂慮阿母之沉悶也。輒坐牀頭。與之絮絮話短長。更撫拾笑林廣記中之竹頭木屑。用以解頤。時且爲之按摩焉。憨婢小杏頻頻舉帷窺儂。狀忙甚。已聞戶外人語聲。則阿父導其婿沈郎。舉帷直入。沈郎。卽所謂瘦腰公子矣。儂與渠。爲姨表行。無猜兩小。曾經雙坐書城。迨儂三五之年。乃不復讀。然兩家眷屬。此往彼來。過從甚密。渠儂以時晤面。絕無容心。今見個郎。儂乃嬌羞無限。分明是儂未婚夫婿。然而相見之下。轉覺陌生生地。不復能作平時口吻。喚他一聲哥矣。個郎與儂打個照面。亦復矜持。不笑亦不語。阿父喚其小名曰駒。婚雖訂。人猶是也。舅甥而翁婿。姨表而密親。矧來年予將贅汝於東牀。不啻一家人矣。若曹一對小夫妻。可持恆態。何必相顧忸怩爲。阿父雖言然。而儂益羞不可仰。畢竟個郎顏厚。竟朗然喚儂一聲曰妹。儂乃更羞。乘渠暫與阿母談。遂翩然而逝。匿坐紅閨深處。小杏追蹤而至。吃吃向

儂笑不休。儂覺耳根熱甚。度雙腮不免紅霏。則力叱小杏去。坐南牀之花梨長案前。閒展管夫人帖子。握管臨池。一顆心頭。兀尙躍躍然。此豈所謂嬌怯者乎。自問殊不可解也。已而小杏來喚儂。笑言瘦腰公子去久矣。小姐可仍看護母夫人去。儂乃復羞。俄延良久。乃敢硬著頭皮。出於閨閣。坐阿母牀頭云。

五月一日飯罷。阿母挈婢小杏。偕李媽。伴二三女戚。驅車出遊。阿父晨出亦未歸。儂獨處殊寂寂。念後圃一樹千葉石榴花。當應時開矣。踽踽然涉園望之。則花已半開。絢然照眼。儂小立綠陰下。身量集於雙趺。殊不勝任。一舉趾。彌覺跬步維艱。適傭嫗張媽。入園來。支碧琅玕於樹。晾所洗衣。儂乃倩彼相扶。出就後堂坐。下午氣候熱甚。礎汗然潤。雲裏感應溼氣。楚甚。岑岑然。跛而入閨。欲稍弛縛焉。羅襪纒襪。蓮鈎入握。自審殊廉纖可愛。母寧茹苦停辛。弗願因噎廢食。則復御機納舄。終竟不欲弛厥弓也。又以堂無人。儂既職司留守。要當坐鎮諸傭。未便潛蹤作困隱。乃復跛而登堂。見堂下庭草長矣。則頤指諸傭。芟稂除蔓。詎知那個冤家。突如其來如。渠殆故故瞰亡。來看儂乎。抑何促狹乃爾。諸傭不雙不瞋。教儂在鸚鵡前頭。何敢與他郎攀話哉。然以今日之儂。卽在悄無人處遇個郎。亦將羞



羞然不能措一辭也。無已。儂乃力策蹇蹇之步。作驚鴻之逝矣。可笑個郎。乘興而來。敗興而去。遙知他日洞房花燭。郎必貽爲口實。怨儂當日胡太不情。儂然享以閉門之羹也。

● 小橘中樂

天台山農

憶閱說郛載巴里人家。霜後餘二大橘。摘下剖開。中有二叟相對奕棋。談笑自若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事雖神話荒誕。而語絕雋雅可喜。近歲予種橘天台山下。七年大熟。適返自滬。適當實時。金丸纍纍。碧葉間之。宛如仙果園中。負殊塵境。若夫曉露乍晞。晚霞映帶。間吟徐步。小憩林間。不知此身之着於何處。何論人世哀樂。少焉。奇芬郁郁。微風度入鼻觀。心神蕩漾。倏然羽化。旋見斜照明滅。光入葉底。顆顆作圓滿金黃色。因思有此奇境。當綴以奇人奇事。爲吾橘林生色。不禁發摠遐思。仙真耶。俠士耶。佚女耶。抑清奇古怪。不可思議之人耶。予正馳思間。文禽翠羽。啁啾若相答和。林外炊煙縷縷。則灌園人方謀晚膳。薄霧壓壓。氤氳滿前。幾不能辨數武外之光影。予喜極欲狂。以爲此乃趙師雄之羅浮夢。而兼黃山雲海之奇觀也。不謂轉瞬間果有奇人于于來。且因而聞所未聞。如書生之爲瀟留仙所欺。竟遇青鳳。少年之入曹雪芹魔陣。忽逢林妹妹焉。書其顛末。當無異讀唐人裴航

記遼陽海神傳也。謂之剖橘得二叟。又奚不可。况談笑自若中。更有無窮豔史哉。

橘林外有老圃二家。世擅藝橘術。予因敦聘爲圃師者也。甲乙皆年逾周甲。耕鑿自得。而性情又至相契。雨晴問話。風月婆娑。澹而彌樂。甲已鰥。有子僅弱冠。乙則山妻尙健。生一女。與甲子年相若也。朱陳一村。自爾因緣天合。三星在戶。爲期且不遠矣。先是甲子雖生長山野。頗好讀書。貌亦韶秀。不類犁鋤間人物。殆爲石梁赤成之靈秀所鍾歟。幼本與乙女相稔。青梅竹馬。兩小無猜者十餘年。乙女膚晰眉嫵。亦天人也。門草評茶。互相愛悅。每逢佳節或曉涼晚晴之頃。生既釋其手卷。女亦暫停針梭。攜手攬袂。徜徉橘林間。享受新鮮空氣。情根牢繫。恍如橘之有蒂。着於枝端。苟非腐蝕。雖有地球吸力而不墜。時女輒從生問字。亦能作小箋。吟短句。隣里間蓬葆娃。咸服姑姑有夙慧。見之不敢仰視。所足與盤桓者。惟生而已。兩家既受戚里德惠。締絲蘿。女乃見生醜類。望望然引去。無復曩時風味矣。然未能免俗。聊復爾爾。生亦不以爲忤。且益杜門不出。有時瞰女方織。乃一游林中。相遇雖疎。而用情愈密。不言可知也。無何。生母忽疾亟。隣翁以媒自薦。請徇俗例爲喪昏。草草成禮。團就百年姻眷。古之人亦有行之者。無妨也。甲翁首肯。而生不允。謂母尸在牀

第

一

期

。而子婦爲新人可乎。卽云權宜之計。然屋宇湫隘。骨肉相處。難保不蹈非禮。况入門而不主中饋。何娶婦爲。不如其已。隣翁見生迂拘。不可復請。乙翁頗然生意。乙媪則憤憤。謂生平日好大言。或將爲他日金榜題名。別易貴妻地步。不然。胡不近人情至此。女聞之。凝睇掩抑。不能贊一詞也。事既寢。生哀毀成禮。女亦憔悴不勝。乙媪獨挾嫌不釋。揚言於衆。非悔婚不可。生與甲翁俱聽之。然疑雲魔障。乃旋繞於女身。釀出至奇幻之一境。女嗜園藝。茅舍三楹。後有小圃。橫籬糜眼。圍作三弓。手植佳橘十餘株。外多名花異卉。皆乙翁與女乞諸遠近百餘里內。而手自澆養者也。花時及果熟之際。芳菲璀璨。活色生香。令人樂而忘返。翁輒邀諸隣友及近村子女。歡洽談笑。或款以酒食。坐臥流連。不覺日暮。女則從媪持女紅。或携筆硯抄詩作字於石上。翁媪戚鄰。莫不譽爲神仙。至是復當橘熟令節。乙翁邀甲翁過從劇飲。甲翁頗快。乙翁強攬之。并挽生俱。生辭以母喪。乙翁夷然曰。人生固不可廢禮。然少年一生事業。當以顯親揚名爲貴。正宜節哀順變。善保金玉之軀。及時游散。亦非放浪行樂之比。奈何拘泥至此。生不忍拂乙翁意。趨起從之。既至。乙翁喜甚。出家釀餽甲翁。知生不肯飲。則擷後圃鮮蔬。摘庭中佳果。堆盤按席。殷勤慰藉。且知生

好品茗。乃取本山香薷。瀹石梁飛泉以進。生感其意。作一詩謝惠。乙媪知生至。亦出與語。前嫌盡釋。生既却飲。乃邀入房小憩。且深談生母彌留時情狀。生淚眼瑩然。乙媪猶多方慰解之。夜既深。甲翁已酩酊。玉山頽矣。不復能成步履。乙翁掃榻留之。令生伴宿。生重違乙翁意。且見老父之醉態。亦不願使犯霜露。乃爲之整被疊褥。請在安趾。乙翁亦歸寢矣。生忽思家中無人。母櫬在堂。已缺晚奠。又數月以來。無夕不伴苦屈。何可聽其幽獨。所居僅數武。今且去。明晨來視老父。亦無不可。遂拔關欲行。乙翁聞之。問安往。生答以家中門未鍵。姑歸視耳。乙翁遂不問。未幾。生復來。側冠蒙袂。悄然掩入。逕就女室。甲乙翁俱不知也。惟乙媪聞聲出視。睹生入室。頗以爲異。謂彼前不願喪婚。斤斤抗拒。今乃甘爲鑽穴踰牆之行。雖名分已定。而遽作此苟且之舉動。尙得爲讀書明理人哉。正欲直入加以呵斥。忽轉念此亦嬌婿。吾前此且惟恐其不來。今既見色心動。少年人固常情耳。必遇事嚴急。勢且羞憤致生他變。殊非萬全之策。不如聽之。且視女之對付如何。明日可語乃翁。不妨作新開之談判也。躊躇良久。傾耳聽之。但聞女房中細語囁囁。知已入港矣。不禁艷羨羞妬。交戰於中。久之。忽聞女有呼聲。低微而帶哀厲。心忤忤然。不得不往視。足方踐關。

## 硯耕廬費墨

二十八

忽聲漸遠。似已不在房中。思推醒乙翁。共往覘視。詎知乙翁沈醉。一時夢囈不醒。乙媼憤急。卽自往女房視之。則脂奩粉盞。縱橫几案。牀上被褥翻亂。而女已失蹤。似強起着衣走出者。遺屜猶在床下也。乙媼大驚。呼家人俱起。乙翁亦驚醒。急視甲翁。則醜顏鼾寢。老態依然。絕不知其子之去來情狀。告以故。瞠目結舌。不知所謂。於是一家譁然。隣里咸驚起。周視後圃。垣牆有缺損痕。似必踰躍而出者。趨甲家探視。則生固赫然蟠臥柩旁。倉皇問衆何事。衆駭絕不能語。乙媼以女亡詰責。則生自歸後實未嘗離家一步也。於是乙媼大悲愴。衆傳爲奇案。愆患乙翁鳴邑宰。乙翁曰。今有司多昏愷愛錢。卽有冤。彼肉食者豈能爲我昭雪。吾女有命。或可遇救。第注意探索之可耳。否則亦歸之天命。僅事張皇。徒增城市中一則新聞。供人談柄奚益哉。

(未完)

## ● 瑣言 硯耕廬費墨

指嚴

## ● 梁溪鶯燕盡飛來

梁溪花事。較毗陵爲盛。故凡毗陵有所鋪張。必藉梁谿之花爲點綴品。是日。錫邑游人乘火車而來者。約二千餘人。花船均隨之出發。以西門外爲停泊所。政軍界人物爲應酬聯絡起見

。且借此大出風頭。無不大張筵宴。弦管嗷嘈。賣笑生涯。頓覺利市三倍。聞個中人言。凡花船之有名者。如曹阿和家之愛仙老三。嚴成龍家之桂寶。均隨重要人物俱來。而著名蓉湖花魁陸蘭芬等五妓。亦聯轡蒞止。乘肩輿招搖過市。衣香鬢影。宛如十里洋場。一般游蜂浪蝶。徵逐如狂。說者謂自白雲渡頭大鬧龍舟而後。數十年來。未見如此盛況云。

●踞厠觀劇

有石佛庵者。里人搭臺演劇於其側。以奉城隍神也。豈知此地本屬荒涼。圃師丐窟雜居。牆邊有絕大糞坑一區。觀者擁擠不堪。失足誤踏入坑中者。多至二十餘人。顧皆觀劇熱度最高。踏入之後。並不回家浣濯。卽並踞坑上縱觀。意且揚揚自得。以爲彼之身上。既奇臭不可嚮邇。則人方遠避。自此可不復患擁擠。安然箕踞縱觀矣。愚人之愚。一至於此。

●幾乎裸體美人

劇場中忽來一少婦。年約花信左右。風致尙稱不惡。身穿黑繭絲衣袴。意頗自得。不意該衣袴係舊料覆染者。年代已久。絲質腐化。縫紉處微有裂紋。該婦不察也。突入人叢中擁擠。游手惡少。或亦有意牽曳。婦衣袴竟大露破裂狀。胸前股後。雪膚縷縷呈出。好事者鼓掌狂

笑。婦四顧旁皇。顏暈如醉。汲汲手提破袴。飛奔出場。惡少相諷曰。何不竟作裸體美人耶。

● 隨錄 古人奇號志

逸梅

花師 漢單父。種藝牡丹。能變易十種。人呼為花師。

佛子 宋趙伉夫。不忍橫斂。民懷愛之。目為趙佛子。又潘友文。寬慈愛人。人呼潘佛

了。又凌哲。人服其德量。目為凌佛子。

飛將 唐單雄信。號飛將。

神父 漢鮑德。為南陽太守。時歲大荒。惟南陽豐稔。吏民愛悅。號為神父。

寒蟬 南北尉瑾。見人好笑。時論比之寒蟬。

雙珠 三國孟凱孟昶並美。人謂雙珠。

逍遙子 宋滿闌題詩鐘樓云。頑童趁暖貪春睡。忘却登樓打曉鐘。孫僅見之曰。此逍遙子也。令寺僧呼之。闌已忘去。

盲先生 清余蕭客。目力虧損而授徒。人稱盲先生。

立地書廚 宋吳時敏。為文未嘗屬稿。人目之為立地書廚。

織簾先生 南北沈鱗士。織簾讀書。鄉里咸呼爲織簾先生。

瘦羊博士 漢甄宇。拜博士。每臘日。詔賜博士一羊。宇獨取瘦者。後朝會。詔問瘦羊博士所在。

白馬長吏 漢公孫瓚。常乘白馬出入。烏桓畏之。更相告曰。避白馬長吏。

鐵肝御史 宋劉顥。爲御史。以言事貶。蘇軾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因號鐵肝御史。

紫微太守 唐杜牧。爲睦州刺史。訟簡刑清。號紫微太守。

### ● 小說 臨時疫院

天憤

#### (一) 說明

列位。在下這篇臨時疫院。實在不是小說。看下去。竟似那臨時疫院裏的日記一般。不過日記也有日記的體裁。要像在下這種日記。東說一段。西說一段。并且夾寫些熱心志士。涼血官紳。富戶。貧民。警察。竊賊。神會。龍燈。不倫不類的醫理。夾七夾八的見解。實在不像日記。所以在下自己判斷自己。只好算是小說的日記。也是日記的小說。其實紀實兩個字是真的。不過帶些滑稽性質。并且真名真姓的。只有幾個醫生。其餘還是當做小說一般。弄



第

一

期

些假名假姓了。講到這個疫字。並不是新名詞。也不是新發現的病。也有人說。從前沒有臨時疫院。沒有西醫。不見得是人都死完。在下也和他們說。有也罷。沒也罷。只要你我不生這病就是了。只要醫得好。也不必去講什麼西醫中醫了。不要小覷這一個小小縣城。不曉得怎麼今年自從夏初發了大水以後。接着抵制日貨哩。罷市哩。停課哩。整整鬧了兩個多月。平空起了一種霍亂病。西名叫做虎列刺。頓時全縣鼎沸起來。一般傷寒大方脈。男婦大方脈。世醫。儒醫。走方郎中。祝由科。推拿。放痧。師娘。看香頭。你言我道。只弄得棺材店裏。生意一天好一天。可是淨死些貧苦的男子。那些富家大戶的老爺太太少爺奶奶官人小姐們。再也不死一個。城裏也有個市公所。好些辦事的飯桶。依舊安安穩穩的吃飯。眼見着死人逐天的增加。他那擡轎轎夫充當的衛生隊。依舊敷衍着掃些大街。咳。看這樣子。只怕全縣城的人。都要死了。那時各市鄉的助理員。雪片也似的公信。送進城裏來。今天說某鄉某市死掉十幾人。明天說某鄉某鎮死掉十幾人。弄得那些洋廣貨店裏門面上。擠得水泄不通。都是去買施德之藥水的。最好笑的。剃頭司務。以及賣油炸膾的。因為他們能設放放痧。居然坐起轎子來。趕東趕西。鋒鏗得了不得。只弄得白天裏頭街上。人跡都沒有了。可是說便

這麼說。總算五行有救。驀地裏出了一個真正大慈善家。創辦了這個臨時疫院。總共二十天。實實在在救活了一千七百四十二個人。我如今要把二十天的事情。按天寫下去。却又像口記。不像小說了。所以我只把有趣味的寫出來。給大家看看。不過每段有些長長短短的。列位不要笑哇。

(二)開幕

那天正是陰曆的六月十五日。那位大慈善家章露北先生。吃飽了清水白米飯。偏去管些非親非眷人家的死活。你道這個人。癡不癡。呆不呆。傻不傻。慧不慧。可是他一個人也幹不來。計算帮忙的。也有三十幾個人。皮氣都同他差不多。口才是粗細來得。文章是長短來得。交情是上中下三等來得。手段是軟硬來得。四五天以前。早已把這臨時疫院。計劃得井井有條。沒有的款。便寫起摺子來。分頭去勸募。自己先量力捐些。做了個開辦費。借了個狠大狠敞的公共地方。把牌子掛出去。剛巧有兩個本地人。在江蘇公立醫學畢業的醫學士。邵先生。顧先生。自己情願憑着一點良心。想救活幾個人。章老先生一聽。自然歡喜。便招他兩位到來。立時開辦。第一天。人家還不很相信。只看了十二個人。那些藥水。都是向城裏幾

## 崑仙別傳

三十四

所醫院裡借的。後來一想不好。好在捐的款子。不到夜。已經有了三百多了。馬上派人到上海去賣藥。那是大水還沒有退。輪船也不通。幸虧水警裡頭有位熱心的隊長。肯借他師船保護。果真不到三天。藥品已經全備了。

(未完)

## ● 崑仙別傳

筆記

石翁

扶乩一事。隨在皆有。而以川陝湖湘爲最盛。奇聞異事。不一而足。尤多詩詞。類皆可誦者。以余所聞巴陵友人蔡君子雲之言。則奇之又奇。意雜詼詭。不可方物。蔡君才士。倜儻不羣。顧久抑塞。或發爲怪誕不經之語。以寄其恹僚矢志之慨。亦未可知。抑天地之大。光怪陸離。本是無奇不有。果係事實而非託言耶。姑妄聽之。述爲崑仙別傳。蔡君曰。岳州巴陵縣崇安鄉設有崑壇。壇弟子甚衆。城之紳學界亦多信奉之者。有一生。姓陸名大成。字次恒。頗著才名。而狂名且駕其前焉。嘗發一奇願。願悉知古人離奇可疑之事。與夫隱情之未明顯於後世者。因撰禱告文一篇。書以黃牋。跪叩焚於壇。文中大意。卽願往古鬼物仙子。以種種疑竇。揭告後人於降壇之頃。俾後人得聞所未聞以爲快云。一日果有女仙降壇。自稱青巖洞主。生前姓名爲公孫婉娥。與尾生期約不至之女子也。青巖洞主曰。

蘇子書稱尾生與婦人期不來。水至。抱梁柱而死。婦人二字誤。余實處女。不當稱婦。此所當改正者。今尾生受封號曰玉溪仙。余以下所述。皆曰玉溪仙。余與玉溪仙約。非以私也。然後人讀古書。記載每嫌不詳。或擬余與玉溪仙爲潦泊淫奔之蕩婦。城闕徘徊之狡童。則冤甚。故今日一表白之。玉溪仙卽微生高。善鼓琴。余願從之學琴。屢矣。玉溪仙知余家藏有太公陰符經。願一讀。遂訂交換之約。乃是日適不幸。大水至。阻不得見。余知玉溪仙守信。必不爽約。待余不來必死。余因亦抱册而沈於淵。爲泉下重相見之計。按余之死。傳記無一載者。余兩人凡胎既脫。尙未相遇。適龍宮少女出游。知其事。遂招玉溪仙與余俱至龍宮。龍王設宴相待。款禮甚裕。亟稱我兩人素志。均因好學之故。守信不渝。遂罹此難。因慰藉再三。自是分館龍宮。朝夕相見。盡力學業。各畢所願。蓋余此後亦精於琴。而玉溪仙熟諳兵略矣。久之。兩人情益親。遂倩龍王作紹介人。而結婚焉。龍王曰。二君以學問相切劘。性行相敦厲。始爲朋友。繼爲夫婦。正大光明。無可訾議。後世女子解放。社交公開。必有崇拜二君爲開宗初祖者。行見二千年後。立祠建碑。頌聲洋溢也。蓋余猶以後世或有未明真相爲嫌。龍王數語。爲余釋也。玉溪仙青巖洞主名號。乃龍王上奏玉帝。蒙恩敕賜者。春

紅秋雪樓主人贈以詩云。沈沈歷史幾千秋。萬斛洪濤萬斛愁。龍女多情爲撮合。天孫從此嫁牽牛。其二云。青巖洞主玉溪仙。死後夫妻十萬年。莫道水晶宮殿冷。薰風一曲上琴弦。其三云。再授陰符黃石公。龍韜何自出龍宮。子房連爽圮橋約。已失仙家信義風。其四云。男女冰清玉潔身。乘龍贈芍不同論。後提伉儷先朋友。美滿姻緣大法門。奉紅秋雪樓主人。卽巴陵陸大咸也。蔡君曰。此一事也。未幾而有玉妃太真降壇事。

玉妃太真者。見長恨歌傳。長生殿傳奇。人人皆知其爲唐天子貴妃楊玉環也。太真曰。余今日降壇。有瑣事相告。後世汗辱我者。莫甚於宋司馬光老奴之通鑑。以我爲與那負恩背主之國賊安祿山有染。採天寶遺事所載金錢洗祿兒等語爲左證。其實天寶遺事等稗官野史。何足爲憑。後來有清名士袁枚先生。爲余代抱不平。作詩昭雪。如唐書新舊分明在。那有金錢洗祿兒二句。是也。這位先生。眼光很好。所謂老眼無花也。諸君想想看。舊唐書新唐書。亦皆唐以後有名人物所編撰。難道他們不看見此等稗官野史者乎。正以謬妄之談。不足考證。故決然削而不錄。何物司馬。乃敢如是任意辱我。我後來細細一查。方歎一口氣說。怪不道。怪不道。司馬老奴乃陳元禮後身。他自然依舊同我作對頭也。幸而已有後世力持公道之文。

人。爲我伸冤。我也罷了。今日赴天孫織女之約。經過洞庭。適與洞庭君相見。蒙見告以此間有一名士陸君。發願欲洞悉古人之疑案。俾之表白於世界。甚感德也。故再贅述一番。蓋司馬老奴卽當日馬嵬坡威逼天子。強干宮闈之御林軍總兵。陳賊元禮後身。則諸君未之知也。說來話頭長。更有再前的歷史在。上皇前身。卽陳後主叔寶。余之前身。卽張貴嬪麗華。已爲前世之夫婦矣。陳賊前身。乃高頴也。高頴殺張麗華。一轉胎爲陳元禮。逼余自盡。又累及上皇。受無數淒涼痛苦。余與上皇。遂看破紅塵。願千秋萬祀。長爲神仙夫婦。且逆知皇帝之運。一轉瞬間。亦將告終。則天上人間。烏能比例。人或疑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此未經身到而推測之辭。不知上界四時和藹。花木長春。絕無酷暑嚴霜之苦。我恨不得召集下界幾個有名的才人。一游此間。小住數載。俾領略天仙風味。去告普天下人。不要一直裏龍爭虎鬥的混鬧。還是學那鶴舞鸞翔。速速同入清涼世界之爲得也。諸君試想高頴陳元禮一班殘忍匹夫。那肯不戀人間富貴。陳元禮既變做了司馬老奴。而余不復下凡。他尋不到我。不能殺我以刃。乃窮思極想。編起什麼通鑑來。而殺我以筆。下界諺語所謂七世冤家。八世對頭。正司馬老奴之謂也。於是春紅秋雪樓主人亦詠以詩曰。景陽宮井馬嵬坡。往事重提歷

贈綠牡丹

三十八

劫多。詩馬老奴太無禮。手揮一筆當刀磨。其二云。鶴駕鸞騶上界來。神仙夫婦玉樓臺。千秋冤事全昭雪。多謝清朝袁子才。其三云。甘苦深將世味嘗。溫柔鄉究在仙鄉。許他百歲能偕老。掉首猶云怕上場。其四云。玉宇瓊樓萬仞寬。相傳高處不勝寒。龍爭虎鬥轟轟熱。勸入清涼世界難。蔡君曰。此又一事也。未幾而有玉溪仙降壇事

(未完)

贈綠牡丹 (集定盦句)

君博

卯角春明入塾年。道場穠穠雨花天。我從宅壁低徊聽。小語精微瀝耳圓。閱歷天花悟後身。恥為嬌喘與輕聲。蘭因絮果從頭問。不是雲屏夢裏人。一代人材有歲差。又來爾寺問年華。牡丹絕色三春暖。此是宣南掌故花。長安俊物最推渠。瑰癖消沈結習虛。忙煞奚童傳塌本。從今誓學六朝書。(黃生今從天台山農習字)

蒐輯科名意在斯。勝彼優孟俯仰為。曾因陸子屢通訊。六義親聞鯉對時。(黃生又從陸澹厂讀書)

說小文學家

鈍鐵

測字的王小三。靠着三條腿的破桌兒。垂着眼皮。仰着頸子。口裏自言自語道。唱戲的。說書的。都是大文學家。連那隔壁烙餅舖裏的趙老四。也做了小說家了。我王小三慙他沒幹。連這牢什子的測字攤兒。還勾不上巴結。直落得有一頓沒一頓的硬捱日子。幾時天可憐見的。也弄一個什麼文學家做做。也不枉了我兜肚兒裏藏着的多少錦繡文章。過了一天。十字街頭王鐵口測字如神的招子。忽然無形取銷。來來往往的人。狠覺得詫異萬分。有的疑惑他開碼頭去了。有的疑惑他生什麼病起不來了。更有些人沒事。編着謠誑兒。滿街亂嚷王鐵口發傷寒症死了的。後來有一位同王小三同居的。出來辨白。說是王小三做文學家去了。大家方才明白。然而還有些人狠納悶。那王小三一竅不通。如何配做文學家呢。可憐王小三自從發了文學家迷。便把測字攤兒收起。一心一意的想法子。沒奈何他兜肚裏藏着的錦繡文字。只有那行人向西北去尋。財運亨通。謀事有望的幾句話兒。那做文學家的勾當。可是三條腿的驢兒啦。

王小三福至心靈。驀地想起隔壁小說家趙老四來。趕緊整整衣服。跑到烙餅舖裏。恰見趙老四拿着幾張烙餅。正在大嚼。一瞧王小三進來。心裡狠不願意。鬼念着窮爺爺進門。我的餅



兒要提防着宣告破產了。其實王小三全副精神。多注意在文學家三個字上。禁樹要緊。那裏還光顧你那又冷又硬的烙餅呢。

小小一間斗室。一張破桌子。上面胡亂堆着些破紙。也有有字的。也有沒字的。王小三同趙老四兩口兒。正伏着桌子咬耳朵。但見王小三不住的晃着腦袋。口裏連聲是是。兩個人是是。的談了半天。趙老四驀地一拍桌子。豎起大拇指。對着王小三道。老三。憑着你一肚子古董兒。照我的法子做去。包你大趕驢磨麥又快又燥哩。

期 一 第

如今王小三不叫王小三了。小三兩字。太不雅觀。不配做文學家的大號。他便搜索枯腸。取了一個又莊又雅的雅號。「百朋。」畢竟王小三博古通今。才取得這麼一個好雅的名字。「百朋。」「百朋。」是什麼意思呢。小說書上不是有王十朋中狀元的一段故事嗎。王十朋沒有做狀元的時候。不是很窮的嗎。王小三的身世大約同王十朋差也不多。只是現在狀元已沒有的了。惟有那文學家可以比得上狀元。做了文學家。彷彿中了狀元一般。受人敬重。受人佩服。所以把十朋加上了十倍。便變了百朋。十朋尚且中狀元。百朋又何愁不做文學家呢。

文學家的生活。是怎樣呢。其實很簡單。除了收維舊書外。只要辦上許多的信壳和郵票。便

已完全了。王百朋一從受了趙老四的教導以來。立刻把那又舊又破的長衫。當去了。買上若干信壳郵票。問趙老四借了許多舊書。便沒日沒夜。經之營之。不上半個月。遠近大小報紙上。突然的多了許多稿子。稿子的下面。端端正正刊着「王百朋」三個字。

各報告白欄裏。登着現世報出版預告。內有一行出號大字。刊着是「本報特請中國大文學家王百朋先生主任編輯」。有志竟成。王百朋居然得了大文學家的名號。居然做了現世報的主任。王百朋這可不是從前擺測字灘的王小三了。也不是從前那種寒酸的模樣了。身上穿着簇新的衣服。走上幾步路。也要大模大樣。擺出那文學家的架子。走路的人。一見就知道這位是鼎鼎大名的中國文學家。便連那烙餅鋪裏的小說家趙老四。也做了王百朋的入幕之賓了。現世報一出版。登時哄動了全國的人。睜着幾千萬只瞎眼。你也買現世報看。我也買現世報看。那什麼公理報呀。直筆報呀。一家家銷聲匿跡。沒人過問。投稿的人。也一個個奔到現世報裏來投稿了。你一篇再生緣。我一段繪真記。王百朋不過動了動漿糊罐子剪刀。居然那現世報做了「報界之王」了。

女文學家阿毛。也是現世報裏投稿二分子。阿毛的稿子很多。偏偏那編小說的趙老四多情。

總把阿毛的稿子。和王百朋的稿子。厮並着登在一起。阿毛每天總睜着一雙瞎眼。先尋自己的稿子。登了沒有。其次先看王百朋的大作。阿毛的母親。是做喜娘的。阿毛的稿子是舊書裏的。阿毛心裏。總想着有一天。同中國大文學家王百朋。結了婚。那才不辜負了我這女文學家哩。

哇帶帝帶。平平逢。大文學家王百朋。同女文學家阿毛。在現世報社內行結婚禮。他們倆結婚以後。現世報裏就多了一個幫手。兩口子也很和睦。有一天不知爲了什麼事。勃發起來。但見阿毛睡在床上。淌眼淚。大文學家跪在床前。臉上很露着慙媿的樣子。一會子聽得阿毛微微的嘆了口氣道。咳大文學家原來是如此的。

● 文譜 食譜四傑讚 有序

楓隱

蓋聞周室四友。佐興王之治。商山四皓。策定儲之勳。他若王楊盧駱四大家。執騷壇之牛耳。唐祝文周四才子。播艷話于盲詞。莫不風動四方。名聞四遠矣。乃者節值星期。時逢日曜。作小酌于花間。四鄰畢集（時在座皆鄰居）效飛觴於月下。四鼓方回。而乃主人情重。設四件之品鍋。（品鍋有四件頭五件頭六件頭之稱）盛饌筵登。先四盆之熱炒。四湯四炒既吃。四

粉四麵未齊。大菜甫臨。饌延齊滴。孰意萬錢空費。徒看四座之攢眉。一箸難嘗。但擾四糲之白飯。(飯米以四糲爲佳。)於是肇錫嘉名。尊爲四傑。各系小讚。句製四言。庶幾駢四儷六。后傳薄技於雖蟲。八節四時。永留他年之紀念云爾。

第一品。酒色過度之鴨。(注)言其瘦也。

贊曰。肉取其瘦。鴨取其肥。庶堪適口。亦足柔頤。茲鴨不然。有骨無肌。中包糯米。(八寶鴨每以糯米實腹)外裹薄皮。是豈一雄。間於衆雌。譬彼雙斧。伐此枯枝。刮骨鹽腦。吸髓吮脂。致成尪疾。難延國醫。身輕於葉。骨瘦如柴。長卿消渴。子厚羸肌。(柳宗元與退之書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古人清恙。可以方斯。嘉賓蹙額。良友顰眉。未能下箸。曷足充饑。命彼庖人。載歸輿尸。謚以色瘠。無愧庶幾。

第二品。五世同堂之雞。(注)言其老也。

贊曰。薑老愈辣。蔗老愈甜。妖韶女老。益取人憐。老樹著花。更增其妍。凡此諸物。愈老愈鮮。惟有德禽。與此殊焉。以嫩爲貴。以爛爲先。奈何今日。大謬不然。豢之多日。畜之有年。高曾祖父。子孫曾玄。同棲一壩。共集一龕。張公九世。差足比肩。郭氏七葉。相映

後先。一旦特殺。載之登盤。切之不斷。齧之愈堅。何能下酒。未可佐餐。野鷺既撤。家雞復然。何以解饑。有老蟹拊。(席中有醉蟹一盤)

第三品。怒髮沖冠之魚翅。(注)言其硬也。

贊曰。髮盡上指。易水風高。衝冠一怒。平西逞驕。是二人者。皆古英豪。千鈞一髮。藉之名標。是乃魚翅。本屬嘉肴。何竟與之。並駕齊鏢。饑口方張。饑火中燒。一箸甫下。衆首齊搖。硬逾剛鬚。滑異柔毛。如髮之豎。如辮之蹻。硬頂子碰。牙牀骨敲。鬚子伯伯。唇掀嘴蹻。毛頭小夥。先笑後號。是豈楊朱。斬拔一毛。豈北宮黝。莫挫一毫。不如舍旃。有酒無肴。且食蛤蜊。佐以荇菜。(蚶子芹菜皆席間物)

第四品。七擒七縱之海參。(注)言其一撥一跳也。

贊曰。七縱七擒。南人不反。諸葛用兵。古今讚歎。惟茲海參。味異常膳。品亞八珍。貴取其爛。入口而化。老人加飯。何以茲簋。竟殊常態。吾方下箸。爾忽反對。如脫鞴鷹。如離弦彈。一躍數尺。熱湯四濺。是豈行軍。攻心術擅。欲擒故縱。始欽妙算。抑豈行文。抑揚盡變。以縱爲擒。筆妙乃見。我非孔明。汝非蠻汗。(可汗之汗)我無爾詐。爾何我怨。頭命

撤諸。置之閒散。永縱勿擒。任彼服叛。

● 小 點絳唇

題林媛媛眉史小影

眠雲

麗質天生。粉兒嫌白花嫌膩。戲將花比。花也應羞避。春意三分。更七分憨氣。章臺裏。這般年紀。身價千金抵。

● 小 說 石像之妻

牖雲

伊文福蘭者。都林城中之大絲商也。一身而兼十數工廠之總經理。雖徒掛虛名。亦可見其在絲商界勢力之厚矣。顧短於視。而生性又偏偏與眼鏡無緣。平日車馬出入。揮霍甚豪。人多指而羨豔之。伊殊不自得。謂人生惟一之福分。祇與嬌妻度溫柔歲月耳。以予豪富。何事不足。以遂妻慾。金鑽石之戒指。戴滿十指不奇也。而予妻一而二二而三。而四而五。皆棄予面逝矣。予誠不祥人也。今而後予將懺悔矣。

當第五妻保溫瓦爾。臨死時。伊緊抱而吻之曰。我愛。汝又將去耶。嚙喘此一口氣。我將以千萬丈絲連續之。我大絲商。不愁源絕也。我愛。汝苟延一刻。我即快活一刻。（傷心語。）保含淚曰。伊文福蘭。郎誤矣。我郎之第五妻也。第一第二第三四。不曾亦經過此綿綴光景

乎。郎不以千萬丈絲一一連續之。何爾厚我。噫。絲千萬丈。徒繞郎身。却不能續我一口氣矣。（語更傷心。）牧師來。保體已冰。微帶笑容。伊悲極神經亂。呆目牧師不一言。牧師曰。我爲汝妻死。來此已五次矣。於是伊劇大哭。牧師曰。哭妻耶。抑自哭耶。伊嗚咽曰。吾神聖之上帝。……請赦我罪。……

牧師去矣。亡妻葬矣。伊匆匆赴友人愛生家。愛生術士也。一見伊。便驚曰。汝神色大變。伊曰。保溫瓦爾又死矣。愛生點首。表現哀感之同情。伊曰。我問汝。究有幾許如花如玉之嬌女。與我結婚而死。愛生伸手示指數。伊驚曰。尚有五人耶。愛生靜視其面。不復語。伊曰。若五人也。今必飄流茫茫大海中。我一萌續弦念。則有死神立苦岸上。擇其一而招之。噫吾休矣。……故伊從此宣言懺悔。

閱半年。伊復來愛生家。愛生曰。君顏色大佳。紅而有光彩。佳兆也。伊微笑。已而曰。吾友。我又將娶矣。愛生不答。

伊曰。亡妻給我夢。囑我再娶。

愛生曰。第幾亡妻囑汝。

伊沈思良久曰。夢裏記不清。彷彿即是保溫瓦爾。

愛生曰。夢殆君之幻想反影也。不可信。據我察君相。需再遲十年。上帝佑汝。當使汝和妻同偕到老。

伊曰。再遲十年。我老矣。言畢遂去。

又十日。伊再來愛生家。愛生笑迎曰。恕我失禮。聞新嫂嫂已入門矣。伊駭曰。未也。我終不娶矣。愛生問故。伊曰。我妻又給我夢。囑我不再娶。愛生曰。第幾亡妻又囑汝。

伊沈思良久曰。彷彿仍是保溫瓦爾。

愛生曰。君休矣。可以懺悔矣。於是伊又嘆息而去。

伊文福蘭之去也。袖重金。告家人曰。我出旅行。約半載即歸矣。由是流連山水。將一洩悼亡之悲。初至拿坡利。拿坡利在義大利半島西岸。背山而面海。古城參差。長林掩映。遙望斐蘇威火山。濃煙旁礴。高入雲霄。風景絕佳。伊於文學。雖未深造。然胸中邱壑。頗能領受天然之美像。旅中遇日都貴。都貴拿坡利城中小日報主筆也。都貴善談諧。伊告以所遇。都貴笑曰。君素排斥多妻主義者。今而後可以休矣。伊愕然曰。死一個始娶一個。雖五人不



第

一

期

得謂多妻。都貴復笑曰。吾意非指君生時言。乃指君死時言也。彼五數如花如玉之嫂夫人。現方待君於天上。君不死則已。一死則環而至矣。（謔極）珠圍翠繞中。君從何處逃去耶。（更謔）伊聞言。若有慚色。而都貴復強再娶。謂苟如貴友。（指愛生言）。則世上死一個。天上即多一個。（愈謔）伊亟搖手曰。君言傷我心矣。我已在上帝前宣誓。終其生不再娶。都貴詐點首。明日遽於報端。爲伊文福蘭作求婚小啟。並附其介紹數語。力推其文章和財產云。伊初不之覺。既而有函數通。得諸都貴編輯室。都貴笑曰。老友之手段靈敏否。伊駭曰。君真無賴。不得我允許。便替我求婚耶。都貴笑曰。恕我無狀。復示以小影數片。蓋皆准小啟中之條件而來者。伊略視一週。似無當意者。則復向都貴曰。我娶不難。誓言則不可收轉也。都貴曰。君在都林城中宣誓。不會在拿坡利發一語。伊嘆息不語。

閱數日。函來漸多。都貴悉一一轉達伊。伊日事遊覽。每貯仕女如雲中之佳麗者於腦中。夕證片影。恍惚若有相似之人。

一夕。都貴偕伊入編輯室。爲商量稿件事。忽傳有利華敦女士相訪。都貴出見。則爲伊文福蘭之求婚而逕造晤面者也。都貴因呼伊。伊出與周旋。利華敦女士聲稱。渠對伊第一條件。

即與結婚以後。凡新郎所經理之絲織工廠。渠有任意選擇工廠中佳品製衣之權。是件也。伊承認不難。願需視女士能否合其意耳。

女士。二十一二佳麗人也。伊觀其肌膚儀狀。言辭氣語。不啻天人。故竟慨然允之。

結婚之期將屆矣。忽有人投函於都貴。請介紹刊諸報端。內容至視伊爲情敵。謂伊本一大學生。與利華敦女士。早有婚約。伊如欲破他人之約。請拚命於手鎗下。其辦法彷彿北歐人之決鬥云。都貴喘噓爲伊危。伊亦膽落。

自報載某函。利華敦女士即與訴訟。謂與伊交福蘭無關。伊始稍安。然精神上受一打擊。自謂較悼亡尤苦。都貴曰。利華敦果與某大學生有固約。而轉與君結婚。雖延舉世無二之大律師。千辯萬護。亦恐不得勝也。伊失神曰然。無任勝負。我終不娶矣。……然我甚愛利華敦女士美。……

利華敦女士與某訴訟期中。婚期虛度矣。伊一夕忽顧都貴曰。天下亦有如花如玉之不死美人乎。都貴曰有。我將導君一見之。伊大喜。都貴倩人代一日筆債。導伊游羅馬之諸古跡。指古石像曰。此世界上千古不死之美人也。伊大悟。歸謂都貴曰。石像天人。千古不死。利華

敦若爲石像。當亦千古不死。都貴曰。利華敦有靈魂。有情愛。安得爲石像。伊失聲曰。要利華敦爲石像。無靈魂。無情愛矣。然而美人歸余終必死。正不如石像之不死也。言畢。向都貴索利華敦女士之玉影。明日告都貴曰。我赴米蘭去。利華敦女士訴訟勝負。請函達我。勝則重來與君握手。敗則歸故鄉矣。

利華敦女士之敗耗出。伊去拿坡利。僅三日耳。都貴如囑函告。但飾言勝。冀伊之重來也。俟三五日。伊果重來矣。突問都貴曰。利華敦女士果勝乎。都貴笑曰。君疑渠不能勝乎。今果敗矣。前書所謂勝者。乃數日前得來之傳聞耳。伊嘆息曰。渠敗矣。渠敗矣。都貴曰。渠敗於法律。未嘗敗於意志也。聞女士決與君締婚。無任某大學生何如。噫。伊文福蘭。某大學生呆漢耳。女子之情絲一縷。飄忽時牽引甚易。一經附着。雖有大力。莫之能牽。伊搖首曰。君言休矣。我雖愛女士。然手鎗之慘劇。我安得與呆漢一決之。……噫。此間不可以久留矣。……

伊文福蘭辭都貴。歸故鄉。閱時正半載也。投函愛生曰。君來賀我。我携得安琪兒歸矣。愛生以事未及往。閱日始過訪。伊他出。轉遇於途。伊曰。君曾過我家否。

愛生笑曰。君不在家。嫂夫人竟未出而招待也。

伊曰。君誤矣。今茲予妻。不同前妻矣。前妻予曾一一送之死。今之妻。則上帝之專差。來我家專送余之死也。

愛生怪其言語無倫。則挈之返。冀一覘其異。

既抵伊家。家人皆嗤笑。愛生益怪。已隨伊至一室中。室中所陳設者。別無他物。惟有畫像五。度爲伊之亡妻肖影。更有一木龕。絲幕遮之。伊揭之曰。予獲得一不死之妻矣。愛生驚視之。則一赤條條之裸體石像美人也。伊又曰。他沒有靈魂。沒有情戀。但日日予微笑。

予精神乃大快活。以爲他像第一妻。他便是第一妻。他像第二妻。他便是第二妻。他像第三第四妻。他便是第三第四妻。而保溫瓦爾。離予未久。時時出沒予之腦中。則此不死之妻。亦時時如保溫瓦爾之鬢笑。愛生聞言。知伊將由痴而悟空明之境矣。

曰。伊文福蘭吾友。此不死之嫂夫人美甚。

伊曰。他美是千古不變。

愛生曰。嫂夫人不死。視君亦不死。

## 石像之妻

五十二

伊曰。君有不死術乎。予不致死。予妻五人。眈眈地下。然而予有靈魂。有情戀。恐終不免一死。

愛生嘆息不已。室中寂然。

其後伊似染精神病。常出無倫之語。其家人密囑愛生。挈之外出。物色佳麗人而妻之。愛生唯唯。

都貴以編輯之暇。遊於市。則見伊文福蘭登車上匆匆過。三呼老友。老友已不及應矣。歸而思之。覺似是伊而非伊。非伊而是伊。乃刊其報端曰。伊文福蘭老友如來此。請過一談。愛生見之告伊。伊駭曰。已抵拿坡利耶。我有老友都貴在此。明日乃與愛生共訪之。愛生諱言石像事。伊亦不自道一字。都貴曰。伊文福蘭。利華敦女士。已與某大學生結婚矣。伊曰。某大學生便是我。是我與利華敦女士已結婚矣。……於是愛生始恍然石像之由來。……他日見利華敦女士於第勒尼安海畔。覺其美過石像云。

雜話  
詩詞賸話

寄塵

律詩最難兩句相稱。戴石屏嘗得夕陽山外山一句。不能對。他人爲對之。或曰塵世夢中夢。

或曰春水渡傍渡。商兌久之。始以春水渡傍渡爲對。足成全首。可見其難矣。如吳梅村紅樹青山好放船。眞佳句也。然上句云。黃雞紫蟹堪攜酒。則殊惡劣矣。又明人錢允輝過江詩云。三國舊愁春草碧。六朝遺恨晚山青。則兩句只是一意。不及施愚山六朝流水急。終古白鷗閒遠甚也。愚山此詩五六兩句。樹暗江城雨。天青吳楚山。亦佳。

王漁洋之七絕。施愚山之五律。均以神韻勝。

東坡詩元氣不及淵明。意境不如太白。詩至陶李二家。可歎觀止矣。

千古以單句傳者。一爲滿城風雨近重陽。一爲楓落吳江冷。傳不傳豈在篇之多少乎。

柳子厚詩云。破額山前碧玉流。玉謂水也。宋人詩云。蕭蕭出屋千尋玉。藹藹當窗一炷雲。玉謂竹。雲謂香煙也。此新文學所謂象徵派也。

自歐陽公有靜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溪橋。世遂有折句之名。而作者日衆。盧贊元詠雪云。想行客過梅花滑。免老農憂麥壟乾。陸放翁詩云。白蕖菴香初過雨。紅蜻蜒弱不禁風。殊不知此種格調偶爾爲之。尙無不可。襲前人之成句。可厭極矣。

好詩斷不在字法句法之間。如十九首。如陶詩。不必論已。卽六朝人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

纏夾二先生軼事

五十四

疎。宋人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又何嘗能在字句間尋好處耶。

古今詩話載閩僧懷濬。有詩二首云。家在閩山東復東。其中歲歲有花紅。而今再到花紅處。花在舊時紅處紅。家在關山西復西。其中歲歲有鶯啼。而今再到鶯啼處。鶯在舊時啼處啼。此亦可謂創格也。

此亦可謂創格也。

文諧纏夾二先生軼事

无住

先生行二。少讀書。不甚求解。每有誤會。弗顧也。性好歪纏。久之人遂以纏夾二先生稱。而真姓名轉晦云。

先生嘗習醫。一日。忽懸壺濟世。時值春候。風物和暢。友某士人邀往踏青。先生忻然應之。比出郊外。士人詩興勃發。顧先生曰。聞君儒醫。能聯句乎。先生曰。我時醫。何不可。於是士人首倡曰。草色遙看近卻無。先生續曰。一貼藥。士人曰。我七言。汝何為三字。且踏青聯句。與樂何干。先生曰不然。汝目力不濟。故不能遙辨草色。一貼藥。正醫汝目也。士人曰胡說。先生曰。一貼藥。此為熱昏症。士人急搖首曰放屁。先生曰。一貼藥。症為下元虛。士人不覺大怒曰口。(此字不雅)先生亦厲聲報曰。一貼藥。汝肝經火旺。

先生性至儉。一日。自往辦午餐。購魚兩尾。緩步歸來。適遇有急病來延者。先生即隨之往。置魚樓下。上樓診疾已。忽憶及魚。急問下有貓否。疾者爲一少女。忸怩久之曰。略有。先生大驚曰。略有者。其非一可知。有一。我魚且不保。矧幾乎。

一日。先生因下鄉診疾。須隔宿還。臨行語夫人曰。我晚不歸。汝獨宿冷。可往黃皮箱內取綠被來蓋蓋。夫人唯唯。入夜果冷。乃逕往黃皮匠家。呼六弟來陪陪。蓋夫人與先生相習久。亦頗能纏夾也。

先生少孤貧。嘗爲抱關擊柝者流。一夜。行經吳趨坊。時已夜午。寒風凜凜。睡眼欲倦。方彳亍間。忽遇一江北人。沿街叫賣西餅油炸檜。先生誤聽爲胥門火着哉。即持鑼狂敲。且奔且呼曰。起起。胥門火着哉。一時人聲鼎沸。合城盡驚。比水龍往救。一無所有云。



### 筆記 樹下老人

明道

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自古魁閎奇偉之士。抱宗社沉淪之痛。回天乏術。禾黍興悲。不得已而韜晦深山。雄心未死。而庸夫俗子。不能識其真相。反以其行怪誕而奇之。殊可嘆也。勝清定鼎之初。有樹下老人者來衡山。結廬於方廣寺之側。起居簡樸。飲食清素。每坐廬外一



## 樹下老人

五十六

松樹下執書而觀。或握管疾書。不知所寫者爲何事。字跡潦草。幾不可辨。輒秘不示人。又喜麴蘖。量甚洪。山中無人能勝也。有時酒醉。則狂哭不已。人詢其姓氏。則曰我焉有姓。悉憑若曹喚可耳。人以其行奇特。咸呼之曰樹下老人。老人年約七旬。鬚髮皆白。而精神矍鑠自如。山中有某少年讀書甚多。以此自負其才。聞老人名。往見之。與老人論文。旁徵博引。口講指語。滔滔不絕。欲以觀其能。老人閉目聆之。微笑曰。此書籠耳。雖多何益。吾儕讀書。須求有用之學。治世之術。庶幾胸有經綸。達則兼利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若徒終日佔畢。困於繁輓而不能自振。或吟風弄月。無補國事。復何益哉。少年慚而退。久之。鄭成功起義廈門。矢復明室。四方忠義之士。莫不聞風繼起。率兵北犯。聲勢大振。而此時老人則亦錮居廬中。終日匿跡不出。不復見其在樹下讀書矣。且鄰人常見有偉丈夫數人。時相過訪。入廬閉戶作久談。行踪秘詭不測。迨鄭敗乃絕。一日老人之門。自晨至晚。常緊閉無聲。鄰人怪之。及明日又然。乃破扉入視。則老人已自縊矣。

明道曰。樹下老人一生之事蹟。僅見於此。其他則不可考。然亦不難窺見其一二矣。嗚呼。啼鵲有淚。銅駝無言。老人其殆補鍋匠雪庵和尚之流亞歟。

● 彈 詞 紅 繡 鞋

飯 牛

第一回 訓女

庭院沈沈。花柳陰陰。蘭閣寂寞。無計度芳春。恰逢今日。上巳良辰。鄰家姊妹。相約去踏青。(白)奴家趙氏。乳名素珍。爺爺趙午橋。錢塘貢士。聲雋一鬢。著作等身。文章驚世。只因主司無眼。朱不點頭。抑鬱上心。白華飛鬢。年逢強仕。召應修文。拋撇零丁。流傳一子。母親憚氏。胎弟連城。慈堂訓教從嚴。將我姊弟二人。延師課讀。今日三月初三。巧值清明佳節。東鄰馮家麗碧。約我郊外踏青。未稟萱幃。敢離茜閣。不免待我請示一聲。再往馮家與麗碧同去遊春。未爲晚也。(唱)好一個靜秀聰明的趙素珍。齊齊整整下樓坪。輕移蓮步萱堂上。俏喉嚨高叫老慈親。笑靨承歡來告稟。低言宛語細聲音。說東首鄰家馮麗碧。幾經相約訂同行。好春光難值三三節。喜得今朝上巳辰。攜個黃毛小婢子。三人作伴出湧金門。憑賞西湖好春色。欲探柳浪去聞鶯。聽麗碧姊姊說。順道孤山山麓下。心香一瓣古佳人。拜吊伊家馮小青。他說起。小青昔日傷心事。紅粉青衫皆淚零。難道女子生才天必忌。麟才亭何必築西冷。當年柳色藏蘇小。今日裏。芳草萋萋蘇小墳。從古紅顏多命薄。斷腸韻事不

第

一

期

堪聽。東鄰姊欲約孩兒伴。同去西湖踏踏青。素珍不敢抽身出。故而特地登堂稟母親。他二人正在閒談處。進來胞弟小連城。早聽知阿姊遊湖去。嬉嬉憨跳欲同行。小孩兒情態難描畫。爛漫天真無假文。憚氏母聞言無一語。頓時蹙起兩眉鬢（白）素珍。母親。你與麗碧小姐。兩下交好。可曉得馮家何等豪華。我趙氏這般落寞。正所謂一則紅樓翠閣之佳人。一則葦屋茅檐之貧女。相形之下。已覺見拙。并且他麗碧小姐。文明氣象。打扮時新。你素珍粗蠢形狀。妝飾古舊。你平時與他往還。老身大不爲然。本欲早與言明。絕交爲是。從來女子家。應守閨門之訓。古禮云。外言不入於闔。內言不出於闔。五歲男女不並席。七歲男女不並行。現在世界。天翻地覆。叫什麼男女平權。自由解放。終年終日。流戀於遊戲場中。開會開社。出入於跳舞隊裏。見少年則握手。遇尊長則鞠躬。甚至效學歐風。袒胸裸體。習染惡俗。結黨聯盟。郵政寄書。不怕醜寫老鴉之字。通情酬簡。竟放膽上鹹肉之莊。想麗碧雖無這等作爲。却有此種流露。孟母擇鄰而居。晏子久友能敬。照麗碧的自由解放。老身實在安不入眼底。我情願聞道守死。不願脫節離經。今日上巳良辰。晴和天氣。又值清明佳節。綺麗時光。你欲與他西湖作伴同遊。似無妨礙。然此人宜遠不宜近。宜疏不宜密。如果你必欲至

西湖遊賞春光。消磨塵垢。還是吾們自己一家兒三人。雇一小小湖船。同往孤山葛嶺。閒玩半日。未爲不可。(唱)憂愁中且作合家歡。及時行樂去遊觀。羅衫絛扇忙端正。午飯匆匆吃一餐。安步當車城外出。喚一條小小蕩湖船。北湖先謁雷峯塔。再到南湖招隱庵。于墓岳墳都好去。泡茶潤渴赴三潭。帶了連城同玩耍。免得蠻哭會糾纏。明日認真書塾進。待端陽放學再盤桓。(表白)大凡人家七八歲的小囡。逢着節令放學的辰光。預先幾日。就臘篤雞骨頭算命。掐指陰陽輪算。千把望。萬巴望。好容易巴望到了放學這一日。恨弗得隔夜勦困。明朝天亮就爬起來。以爲這放學那一天。不知有什麼活獅子出現似的。這也是小孩子時候。天付一種特性。過了十六七歲。就澹起來。一過中年。連搭這什麼清明令節。中秋年夜。都忘記得乾乾淨淨。非獨到了佳節快活。并且聽得別人說着端午中秋年夜。提心吊膽。嚇起來了。故老年人回首童齡。憂樂判分霄壤。中年人有憂無樂。人亦何必至中年哉。閒話休表。書歸正傳。現在連城弟弟。聽得阿姊素珍。要與隔壁馮家姊姊。白相西湖。母親不放。自願去喊湖船。一家門同去。何等快活。自然跳出奔進。只等吃飯換衣裳。跟了母親阿姊。遊玩便了。然而此刻素珍小姐心裏。却實難畫難描。既已昨日答應了麗碧同去。萬不料堂上不能通

## 歸來

六十

過的。今非惟不許與麗碧姊同遊。反而遭受一頓埋怨。如其不聽母言。硬着頭皮。仍踐麗碧之約。如其聽了母言。麗碧面上。如何交代得過。眉峯蹙損。心海來潮。轉輾思量。實乏兩全之策。素珍此際。低頭弄帶。臉泛桃霞。若跟隨母親去遊西湖。有何趣味。倘麗碧少停卽來。如何回復。廻腸裏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的忙個不住。正欲立起身來。到房中去細想。忽心生一計。兩面皆圓。遂卽陡然立起。強作笑欣欣的狀態。口中答應道。母親與我弟弟。最好最好。免得還報麗碧。難以爲情。說罷卽走入臥房來。列位看官。你猜這位素珍小姐。想出的什麼兩面都圓的妙法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回完)

## ● 小說 歸來

烟橋

一陣陣西風。吹着路旁的槐柳。蕭蕭瑟瑟地響着。似在報信給走過的人。寒冷的天氣快到了。夾衣是耐不住了。在那片片黃葉的影裏。有一個人。穿着補綴過三四回的單衣褲。赤着腳。肩頭上搨了一袋米。狼不自在的走來嘴裏咕囔着些什麼。却聽不清楚。大概離不掉「怨天尤人」的觀念呢。那西風兀自同他反對。儘力向着他劈頭劈面吹着。他好容易戰鬥着走到了他家門口。

他家在許多高大房屋的後面。伸伸縮縮似的。不則一聲。到了門口。咳嗽了一聲。門呀的開了。他的妻子一手抱了一個三歲的孩子。一手來替他丈夫拿下肩頭的米袋。問說「今天爲甚這樣晏纔回來」。他丈夫在耳縫裏拿了一個香烟頭。身邊掏了一根火柴。在牆上書的一劃。生了火。吹着了香烟。慢吞吞的先嘆了口氣。隨後說。「我們王先生今天發工錢來的時候。已是四點鐘了。你想二三百個工人要領錢。那給錢的又是算盤生疎。費氣費力。纔領到五百個大錢。勞什子的米店。又是作難。我第三個走到。却等到第十七八個纔輪到我。三升米捱了四里路。在平常的日子。有什麼難處。這兩天有些疲乏。恐是要發瘧疾了。方纔走過鎮守使署前時候。打了幾個寒噤。幾乎站不住呢。」他妻子說。「你餓麼。」他說。「停了一刻吃罷。」當下兩口子。沒有聲音了。

停了一回。他妻子說。「前街張七官。今天來了兩次。要討所欠的青菜錢。我在枕頭邊湊了五十三個錢還他。還欠他六十七個錢呢。他明天又要來的。」他說「明天還他六十個錢。那七個錢讓了。不知道可使得。」說時。門口走了一個四十多歲的老媽子來。叫了一聲。「老五！還來了。」五嫂子。你身子好。」五嫂子答應了。讓他坐在一個板凳上。老媽子說。「前面

高老爺家新姨娘。添了一個官官。要用個乳媽。累我東尋西找。橫不對豎不合的費了三四個半日。總沒有機緣碰見合意的人兒。五嫂子你人品好。性子又和氣。乳水也厚。像你這樣人。覓得到纔大家有幸氣呢。五嫂子接着說。「一個月有多少工錢呢。」老媽子說。「四塊洋錢一月。寒天一身棉衣。夏天一身夏衣。吃的是大塊爛肉。大碗白米飯。睡的是狠軟狠大的床。」五嫂子對着他丈夫說。「阿四送掉了。我去賺幾個錢。省得冷沒衣着。饑沒食吃了。」他丈夫不響。老媽子又說了些閑話去了。

自從這個消息到了老五夫妻的耳鼓裏。惹得他們倆日夜商量。沒個結果。後來議決了。五嫂子親自去尋着了老媽子。懇求他去薦。老媽子還來說。你的兒子。須得送掉了纔好。五嫂子同他丈夫說了。他丈夫年紀已是四十九歲。以前生了三個女兒。都沒有長成。前年生了阿四。是個兒子。狠是歡喜。如今爲着生活問題。竟要把他心頭一塊肉割下了。怎的不心痛。畢竟金錢的勢力大過愛情。後來硬着頭皮。決定贊成。但是男孩子送掉。人家要的少。不比女孩子。長大了值錢。所以送了幾家都不要。不得已退下了一步。把孩子貼在一家。講定了兩塊錢一月。計算起來。掉了一個搶花。可以白賺兩塊錢一月。並且吃着他們。穿着他們。那

是難得的幸運。過了幾個月。收養他兒子的人來說。那孩子似害了病。面黃肌瘦。狠是擔憂。你自己領回家罷。老五走去看了。確是可憐。一個白癩白壯的孩子。沒有過半年。瘦去了一半。白的皮膚變了黃。紅的嘴唇變了白。兩顆棋子般的眼兒。突出了眼窩。對着他父親骨碌碌的轉着。他父親忍着墮下了幾點眼淚來。但是可沒有法兒想呢。

到了明天。老五走進高老爺的府上央求着。門房引着他和他妻子見面。把孩子的事說了。他妻子說我這裏是寫定了年限。不能中途辭退的。你可憐你的孩子。你自己去想法罷。老五正要和他理論。只聽得裏邊一疊連聲的喊。「乳媽！。官官覺了。快去喂乳他吃。」他妻子聽了。答應着進去了。撇下了老五。只得無精打采的還家去。一夜思量着。翻來覆去。沒有睡着。到了天明。趕緊的取水洗臉。鎖了門。在街頭餅堆上買了一塊大餅嚼着。到公司裏去上工。晚上還來。又把這件事重新放在心上。後來決定去領他孩子還家。買了十個錢糖。泡了壺糖湯。等他啼哭的時候。胡亂灌些他喝。日間寄在鄉鄰張大媽家。雖是依舊瘦的像人乾。却喜朝夕相見。並省掉兩塊錢一月的貼費了。

可是天地間人。自然有一種生存的能力。他富貴人家的孩子。怕風怕雨的十分嬌養他。依舊



第

一

期

是三天發寒熱。十天起驚。沒個安靖。老五的孩子。方弗是山中的野樹。完全沒有人去灌溉培植他。也會一天長大一天。和富貴人家的孩子一般。長成的很快。不知不覺。他「牙牙學語」了。但是他只曉得瞎叫着「媽媽」。却沒有認識誰是他的媽媽。他的媽媽那兒去了。三年過了。高家辭了五嫂子。五嫂子歡天喜地的還來。見着他面容枯寂的丈夫。和特然長大的孩子。心裏不曉得打翻了什麼五味瓶兒。甜酸苦辣一齊兜上心來。他把帶來的包裹拿出了八十塊洋錢。放在他丈夫的面前。他丈夫見着雪白的顏色。覺得比孩子雪白的皮膚可愛的多哩。但是如今有了銀錢。却有些兒捨不得孩子的瘠瘦了。

● 劇談  
梅花清夢廬劇談

半狂

劉子餘本工淨。後改鬚生。不數年名大震。婦孺孩提。殆無有不知其三斬一探者。叫天羹。孫處隱。劉子餘遂享大名。其劇固不能彷彿譚之無美不備。亦不足擬孫之痛快淋漓。不過天賦鐵嗓。顛撲不破。唱西皮時高遏行雲。入耳淵淵作金石聲。維其噪之佳。故於念字不能悉工。不免倒字。唱口既亮。白口多忽。予聆劉劇。最滿意者莫如「探母」「坐宮」之慢西皮。詞句極長而不覺其悶。此段為著名瘟調。唱角最難討好。老譚此段。予僅於留聲機片聞之。味醇

韻長。子餘奏此頗俱譚味。蓋劉之劇。固不乏具有譚味者也。後段見娘之慢二六。較之「空城計」之二六。爲安穩多多。一字一珠。味厚無比。二六固最薄之腔。最易染下流鼻薄氣。子餘此段。庶幾免之。「出關」時之快板。字字老到。圓如流珠。此劇實其最獨到者。若「空城計」則疵累百出。毫無長處。卽以比王又宸羅小寶猶有弗及。一「亂」字可以概言之。此劇宜從「靜」處着落。劉本不善表情。唱此自難討好。若「斬黃袍」更俚俗不堪。僅頭裏之兩段流水。唱來玉潤珠圓。鏗鏘可聽。後段二六。不知何物。於說白中隨意加增。全失帝王身分。露出下流醜態。卽秦腔中人。猶不至如此。聞劉初年。極守典型。其師譚也。並巧腔而不敢學。蓋恐學之不像。流於浮滑也。後年乃荒妄至此。且眩其能。更改詞句而標曰「改良斬黃袍。」其實愈改乃愈不堪耳。若「斬子」固其獨擅。蓋一人敵三面。初余太君。繼八賢王。後穆桂英。中氣不足。卽難對付。子餘自始至終。無懈可擊。他人不獲其鐵嗓。自難効學。不過該劇絕少資味。一味眩其好噪耳。戲重在味。不在長。不在難。同一譚氏之「珠簾寨」亦長而難唱者。而一段有一段之特別唱法。同一眩奇。此高多矣。故予於劉之拿手四劇。獨取「探母」爲百聆不厭者。子餘此番蒞申。滿擬煩其「探母」早唱。不謂未及排演。已先薨於大舞

臺之後場。予乃不能不嘆耳運之嗇。且劉固今日鬚生中之鳳毛麟角。不幸早夭。亦足哀矣。

● 諧文 特別勳章之規定

瘦蝶

聞政府將製特別勳章以酬庸異常勞績之要人。竊揣政府之所謂爲異常勞績者。要不外如某經略使某巡閱使某督軍等而已。既有特別之功。自應酬以特別之章。方足以昭鄭重。彼嘉禾文虎大綬寶星等。烏足以襲我至尊貴之要人哉。惟是雖經提議。式樣尙未規定。瘦蝶不敏。代訂如下。越俎之譏。知不免也。

貪狼章。 狼伉其形。狼藉其腔。野心既著。貪聲復張。勳章之頒。是宜貪狼。  
瘦狗章。 功狗走狗。古語所有。加以瘋瘦。狂吠滿口。勳章之頒。是宜瘦狗。  
綏狐章。 有狐善媚。綏綏於途。厥性惟淫。厥狀甚腴。勳章之頒。是宜綏狐。  
靈龜章。 金龜佳婿。見於唐詩。廣田自荒。綠巾甘披。勳章之頒。是宜靈龜。  
笨牛章。 笨牛之性。蠻橫無儔。專恃角力。自詡同仇。勳章之頒。是宜笨牛。  
秋葵章。 綠衣黃裳。向日心馳。但知衝尾。遑識噉臍。勳章之頒。是宜秋葵。  
野莠章。 稂莠不除。嘉穀不秀。任彼害苗。誰尸其咎。勳章之頒。是宜野莠。

募草章。滋募難圖。棘荆當道。不能芟除。徒勞騷擾。勳章之頒。是宜募草。金櫻章。所畏者櫻。所愛者金。櫻花滿眼。金錢滿簾。勳章之頒。是宜金櫻。楊花章。東風東倒。西風西歪。胸無主宰。飄蕩天涯。勳章之頒。是宜楊花。以上所擬頗覺名實相副。嗚呼。仿九品官人之制。不妨特例新開。拜十章錫予之榮。行見雄威廣被。質諸特別勳勞之要人。以爲何如。

● 著 艷 惆悵辭

天目

偏是狂奴記得真。驚才絕艷兩無倫。將拳繡幕先偷眼。欲下瓊樓故斂身。過後思量惟色相。當時調笑怕嬌嗔。愛花須識花情性。莫使花枝暗咒人。少不知情老可憐。撩人恰恰近中年。初聞語氣香如麝。得接容光艷是仙。底事昨宵偏膽小。看誰他日著鞭先。尾生橋下尋常甚。一寸相思一寸箋。

● 筆 記 蔣小寶

華蘆

小寶蔣姓。蘇鄉陳川人。八歲喪父。依寡母以居。里中有衛某者。以賣茶爲業。家道小康。喪耦待續。蔣母貧難自給。遂醮焉。衛嫡配遺有子一女二。齒較小寶長。人就排行稱爲四小

## 蔣小寶

六十八

姐。或稱爲小小姐。小寶丰姿秀曼。無脂粉俗氣。雖出蓬門。而裙布釵荆。別饒風韻。正不啻芋蘿村之有西子也。年及笄。衛父又卒。兄無賴。有阿芙蓉癖。且嗜賭。父遺薄產。服未除。揮霍已盡。小寶藉針黹度日。兄時有需索。不敢拒。必設法以償其欲。暇輒背人流淚。自傷薄命而已。時太湖水師後營統領粟雨田駐紮是鄉。幕賓綦生名隱彥。翩翩年少。倜儻多才。軍政閒時。僭僚屬常往品茗。見小寶驚爲國色。欲量珠聘美。苦無撮合之人。適鄉之舊紳陳省吾。與生交好。聞其事。以執柯自任。向衛氏通詞。母與兄均首肯。生乃出二百金餽其母。復置備奩具衣飾。於市梢僦屋作香巢。涓吉迎歸。憐我憐卿。情深鶼鶼。生正室王氏。先一年以時疫卒。自娶小寶後。絕意續絃。而小寶亦甘抱衾裯。不以分屬小星爲歎。中饋之事。悉以一身主持。生每教以讀書習字。小寶天資穎悟。逾期年。已能解誦唐宋諸大家詩。暨六朝文。作字亦楚楚有致。得簪花筆意。生嘗戲之曰。古有不櫛進士。卿可稱不櫛秀才矣。閱兩年。生受上峯保薦。爲淮安縣尹。捧檄赴官。小寶因江北貧瘠。且母老多病。不忍遠離。生亦諒其體質羸弱。不耐征塵。諄囑暫住故鄉。徐圖遷徙。初不料彼妹者子。有鬼賊之隨其後也。先是角直有富戶沈某。久涎小寶美。思篡取之。無間可乘。至是聞生遠行。遂

結納小寶母兄。暗中餌以千金。囑爲謀合。冀效姮娥奔月故事。小寶不從。家庭間時起齟齬。生有家報。匿不以聞。小寶寄淮函件。亦均不發遞。消息隔絕者近半年。一日小寶晨妝甫畢。母以一函出授云。從淮安來。啓緘視之。僅一離婚書。餘無別語。小寶不知是僞。轉讀母聽。母作冷笑狀。悻悻然曰。我向謂綦生薄倖。非可託終身者。汝不之信。今竟何如。雖然汝有此才貌。不患無好夫婿也。語畢。卽起身出門去。小寶聞言。心似刀割。自念從無失德。何至秋扇見捐。而母也不諒。復出此不入耳之言。兄又同惡相濟。萬一用強劫持。何以自脫。不如一死爲愈。至夜半。書絕命詞四首。仰藥而卒。翌日母兄聞耗。已不及施救。草棺殮訖。席捲所有。偕遁去。生在任所。並不知意中人之遽遭慘死也。後假旋塌墓。始知噩耗。追查衛氏家人。均鴻飛冥冥。杳無蹤跡。僅訪得厝棺所在。乃購地改葬。爲文以祭。并勒碑於墓。題曰蔣四娘埋骨處。至今是鄉故老。猶有知其遺跡者。



小說 兩難

奧亨利原著

枕綠

芝加哥地方研究法律的。或是曾經涉訟的人。都知道律師傑姆司拜爾的名譽。有許多傾佩他的人。竟把他稱爲法律。說是爲了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笑。無不合有法律氣味。充滿那法

第

一

期

律的原質。非但如此。他在法庭上所說清簡有理的話。有時竟能在法律以外。另成一種法律。拜爾爲人。除在法庭上與人爭一日短長。堅持到底。不肯讓步外。平日待人接物。恭而有禮。他那副微笑的容顏。就在人家把惡言頂撞了他之後。也不稍變。有時還能平復人家的怒氣。使得轉覺內媿。所以他那律師生涯的茂盛。一半靠着唇舌。一半也靠着這笑容。

一天。正是禮拜四的上午。律師辦公處門外的長凳上。坐着十幾個人。他們對於拜爾。都是有唯一的信仰心。要委託他幫助的。他們臉上現出深愁的顏色。很寂靜的在那裏守候着。有的猛力吸着雪茄。抬起了頭。像要在回想之中。找出一個大大的幸運來。辦公處的門兒一開。總有一人面帶喜色的走出。似乎已經達到了他所需要的目的。站在門首的一個侍者。隨即低聲招請離門最近的一個顧客進去。有一個少年顧客。口中時時發出很低的失意聲。又像歎氣。又像在那裏說話的光景。他又不住的擲足。顯出性急的樣子。停了好久。侍者才輪着對他說道。先生請進。他聽了這句話。立刻站起身來。像一根脫弦之矢。他走得太快了。幾乎把他的一頂新薄呢帽。忘掉在凳上。

此時拜爾笑迷迷的請他坐下。自己也就寫字檯旁的座位上坐了。柔聲說道。先生。請將尊姓

大名及貴庚告我。少年說道。我名包齊。今年十八歲。拜爾道。妙啊。十八歲。還要請問尊址。那白稱包齊的少年躊躇了半晌。說道。或者你可以不必細問麼。拜爾覺得有異。只是不動聲色。點了點頭。把他的姓名年歲填好在單上之後。接着問道。你在何事上要我効勞。爲了分析產業麼。爲了婚姻麼。爲了與人不睦麼。究竟爲了何事呢。少年連連搖頭說道。不是。我知你是一個誠實可託的律師。想要委屈你爲我做一個代理人。拜爾又道。那究竟爲了何事呢。這句話是拜爾的口頭禪。一天中不知要說幾千百遍。少年就從裏衣袋中。掏出一個已經上封的信封來。授給拜爾道。過了三天。請你將這個信封。打開看了照辦。現在却還不到時候。拜爾暗想。我所經辦的事務中。要算這件最奇特不可思議了。他趁我在這忙不開交的時間中。偏來演這一齣猜謎的滑稽戲。豈不令人着惱。但他依舊和顏悅色的說道。這是什麼一回事。你可能把你的宗旨。直捷爽快的告訴我麼。少年似乎微笑道。不能。橫豎三天的期限不遠。你拆開了那個信封之後。自會明白的。他一頭又掏出一大疊的鈔票。數給拜爾道。這裏有六白塊錢交給你。待執行你的律師權時應用。你的酬勞費也在裏頭。想必夠得上你的定例。將來扣取就是了。拜爾接了他的錢。才放心了一半。隨口問道。你所委託的只是



如此麼。少年起立說道。沒有旁的事了。費心費心。說着走出門去。拜爾目送他出門之後。將那信封隔層試了一試。覺是紙張。沒有什麼硬質的危險品。他心中究竟不免懷疑。只爲了保全律師的名譽起見。不得不遵囑辦理。

禮拜日的早晨。拜爾起身了沒有多時。侍者照常呈上一份當日的新聞紙來。他很注意的找到了一篇告白。就細細的默讀起來。那篇告白文是著者所必需介紹給讀者的。就照寫出來。

『我是一個自殺的少年。是在前天上自殺的。這篇告白文是我生時所撰就。委託律師拜爾代我登載的。或者讀者諸君。在這篇告白以前。已得到了我自殺的消息。也未可知。

我自生日到死日。共有十八年零二個月。在這個時期中。我只昏懂懂的度日。除了吃飯做事休息以外。幾如沒有什麼重大的事情。我須理會得的了。這委實是我的大錯。現在我將自己的歷史告訴大衆。免不了一個羞字。只這也可算是自己惹來的。不能顧全了。我的母親可算是一個天下最慈祥的母親。我爲人子的。也不該將親母失德之點。宣佈出來。況且我記得從前十一二歲時。我母盛妝去賀一個友人的婚事。領我同去。那許多賀喜的人。幾乎無一不讚稱伊的美貌。適稱其才能。那時伊才有三十四五歲。覺得他們的所譽非虛。自然面有得色。

就是如今伊的年紀已增加了六七歲。伊還容顏如舊。絲毫不上老態。我的父親更說他轉像減少了六七歲。我的父親是一個財主。他有十幾個畜牧場。他也很能愛我。像別人家父親愛他的兒子一樣。他見我年紀逐漸長大了。教我在一個離家最近的畜牧場的寫字間中。充當一名司帳。我自己覺得才力不及。時常有失誤的地方。但他從未責備過我。有時還說許多慰勞和獎勵的話。使我死心塌地的供職。我每天早上和我父親同時離家。晚上因為他的事務忙得不得了。總是我先歸家。這些都是無關緊要的事情。我也不必細述。

有一天的黃昏時候。我公事完了歸家。為有一件事情。要和我母親商量。千尋萬找。却總找不到伊的影踪。末了我走過後園的一間小亭外。忽聽得亭子裏邊。有男女說話之聲。那時亭子四面的門窗都已關上了。我道是下人們在這裏做甚麼秘密勾當。不覺好奇之心大動。便靜悄悄地挨近亭邊。把眼湊在木窗的隙處偷瞧。不料不看則已。一看竟大大的吃了一驚。那裏頭的婦人不是別個。恰巧是我的母親。那個年事衰老容顏憔悴的男子。我却從未認識他。至此我索性站在外邊飽聽一下。就聽到了一段夢想不到的故事。這段故事。和我自身有最密切最難堪的關係。我自殺的原因。也就在這段故事上。

第

一

期

原來那亭子中和我母親談話的男子。是伊原配的丈夫！。無論如何。他也是我的父親了。但是像他這樣的氣度和裝束。教那些不知就裏的人看了。誰也不信他有做我父親的資格。就是我初見他時。也是如此想法。他和我母站在一起時。我母活像一個皇后。他只像一個哀求皇后大發慈悲的淪落人。但照當時亭子中兩人的態度看來。却又相反。他像一個很威嚴的勝利者。我母又像一個很可憐的被征服者。原來他是在二十年前和我母親結婚的。當時他的年紀已在三十左右。手頭有四五千塊錢。很可以安穩度日。只他對於夫婦間的愛情。給那不知足的利祿心戰勝。在那新婚燕爾的時期中。他偏做了不少發財的夢。他有兩個最知己的朋友。一個是在船上當大副的。一個就是我現在的父親。他常聽得那當大副的說。水面上的生意多少有趣。發財的機會最多。心中早已感受了一種強有力的默示。有一次那當大副的來辭別他。因為他們的船將在一禮拜中開往西印度。那個朋友又陳說那邊培海馬羣島中的大宗產品是海絨。有許多美國市上的海絨。靠託那處供給的。做這件買賣的人。那邊還不多。莫不利市三倍。只消有了些小資本。不上三年五載。就可以成一富人。他給那朋友說得正中下懷。就打定主意去幹這一遭。他在三天中將家中所有的死產。盡行變賣。做那海絨生意的基本金。

一頭把我母親寄養在我現在的父親家中。留下了些應用的家具和贍養金。就同那個朋友搭輪往西印度去了。那時我母年紀剛過二十。腹中已經有了我。伊素識我現在的父親。因為他自己丈夫的好友。現在伊一旦搬居他家。也沒有甚麼不慣。不大紀念那出門的丈夫。伊每個月接到郵局中寄來的家用費。也不以為奇。過了六七個月光景。伊就生下了我。撫養我成人。愛我到二十四分。我們母子倆的費用。我常見伊向我現在的父親索取的。現在知道那寄來的家用費。每次只有一百塊錢。後來的幾年中。竟連一個大錢都沒有了。如要供給我們兩口兒的使用。斷乎不夠。我的母親又沒有甚麼生利的法子。所以我可擅自決定。我現在的父親實能盡力的幫助我們倆。

(未完)

● 劇 談 綠牡丹確可謂後起之秀

佩楚

我在正月裏頭。曾在報上露過一篇。「說難伶綠牡丹。」那時候我剛回家。也靡有見過綠牡丹。是一種虛的評論。不過爲了老弟要叫我說幾句罷了。完全靡有什麼意思的。如今到上海來爲了綠牡丹。不避筋骸。擁在大劇場的檯口。聽了一回兒。後來又在樓上瞧了幾齣戲。很可以叫我滿意。我就下了這一個評語。說綠牡丹確可謂後起之秀。

綠牡丹確可謂後起之秀

七十五

## 綠牡丹確可謂後起之秀

七十六

綠牡丹是戚艷冰的高足。在伶界中確是後起了。聽說他露臉纔不過三年。居然頭頭是道。羅羅清疏。的確是一個很好的材料。

有人記綠牡丹一味的推崇。把他抬到侯俊山的平肩。幾幾乎說老十三旦死了。綠牡丹便可以目空一世。那說話的人。說得起勁。那時便有捧白牡丹的白社人物。同捧小翠花的翠花黨人物。出來不答應。捧的人同捧的人鬧翻。却累了兩個被捧的。綠牡丹要說他侯俊山後一人而已。固然不可。然而却好在一些毛病惡腔都沒有。所以也靡有人說壞他過。這一回被翠花黨人物說壞。那是瞎捧玉麟的一班人抬出來的。說話一存了黨見。便半句也不可聽。罵綠的是翠花黨人物。不足為憑。然而瞎捧的也未免討厭。

童伶唱戲。頂要緊的是臉上有戲。綠牡丹絕頂聰敏。兩個眼兒。能把喜怒哀樂。變出不同的樣兒。煞是奇怪。有人說他兩個眼兒太大，也不是的確評論。我覺得很有些像賈翰卿。不過翰卿祇宜喜。綠牡丹却有時欲哭的神氣。也怪好的。小梅病在兩眼。所以臉上少戲。因為眼為體之神。唱戲的不論什麼角兒。兩眼頂緊要。綠牡丹一上檯。容采煥發。精神飽滿。就在兩眼有神。說他面部壞處在兩眼太大。那是不知戲的。

綠牡丹最好是唱小花旦戲。像梅龍鎮紅鸞禧花田錯等。身分最配。模樣兒又恰好。那確可算得目下第一人。有許多應時戲。像鬧學送酒奔月。那祇可以學壞。在藝術上沒有價值的。我都不希望他用功在這許多騙人戲上。究竟老戲是都有真講究的。鬧學是真戲。教二簧角兒唱。總不能登品。畫虎類犬。不如不學。送酒祇有予情唱得好。男角兒裏。他人唱總流入蕩淫。綠牡丹唱此戲。聽說是某評劇家送的劇本。我恐怕他多唱胡調戲。要把旁的戲帶鬆的。奔月散花等。那是小梅的騙人戲。毫無研究之價值。故而我很歡喜綠牡丹的正派戲。因為規規矩矩不流胡調。他人總有些油滑。綠牡丹却適可而止。應有盡有。恰像從前的芙蓉草。芙蓉草從前也很愛內行激賞的。做戲也是很開竅的。可惜後來胡調。那就壞了。

綠牡丹的身段是天賦的。台步穩重異常。沒有絲毫惡習。玲瓏活潑。週詳細到。比了乃師却要勝。青出於藍。這是天分的關係了。

嗓子是限於年齡走的。現時嗓子很細。所幸字眼兒到還不飄。不過京句裏稍稍不純粹些。韻白很正切。抑揚也得體。沒有時下旦角。學梅學成一字三繞的惡習。那就是特好處。唱句我聽見很少。工夫自然差些。不過不用死腔。不入魔道。只要嗓子慢慢兒能高了。自然可以學

綠牡丹確可謂後起之秀

得硬好的。

綠牡丹在後輩中算是第一好角兒。後起之秀四字。不是可以妄引的。像金景萍王佩蘭輩。都壞在趨時胡調。那祇可以算是後起之秀。祇一個秀字。一定要很正派。真可造。那纔可以受之無愧。加之無議。我對於綠牡丹。希望很深。最好在王瑤卿王蕙芳兩人擇一而師。一定能名重南北。我昨兒寫信給詩人袁譚諸公。同他介紹。就說（綠年尙幼。工夫自不能深造。特敏而好學。精進無已。知所不足。是可望矣。）這幾句話。移來作這篇的結尾。也就是我對於綠牡丹深加期許的總評語。

● 記筆 半蘭舊廬隨筆

石子

佳兵 高足

古來載籍中以訛傳訛者頗不少。如已亥渡河之訛爲三豕渡河。列風淫雨之訛爲別風淮雨。人皆知之。亦有至今沿用而未盡知其訛者。頃閱陽湖陸祁孫崇百藥齋集。得兩語焉。阮芸臺言夫佳兵者不詳之器。佳兵二字不可解。乃夫惟之誤也。孫淵如云。鄭康成高足弟子。高足二字不可解。乃高正之誤也。一經道破。乃覺精不可言。按古籍中惟字有從篆作佳者。固是易

說。足與疋更近矣。疋古雅字。因憶經義述聞謂是謂近女室疾如蠱二語。斷以室字爲生字之說。不獨上文有生疾字也。更有一證。凡用所謂是謂等字。必引成語。女與蠱爲韻。古流傳之語。多用韻以便人記憶。蓋是謂近女。生疾如蠱也。亦覺精確不移。

徐夫人丁夫人

史記刺客傳徐夫人。封禪書丁夫人。皆男子。或謂此夫字俱應讀作扶。徐夫人丁夫人云者。猶云徐某丁某。蓋佚其名也。

尊聞居士集補遺

尊聞居士集。瑞金羅臺山先生有高箸。先生鄉舉。出長洲彭芝亭尙書之門。與尙書季子尺木交最善。先生沒。尺木哀其遺集付梓。在乾隆四十七年。道光十八年。瑞金縣陳印增據先生孫家惕呈稿刊之。光緒七年。江西重刊。八年。蘇州重刊。皆以板燬故。余先得彭氏八年重刊本。後又購得江西重刊本。則較蘇州本多補遺七篇。其目爲與宋瑞天書。雪萌小草序。勗季弟。與廣堂書。與弟書二。與兄弟書一。

南漚某生

牛蘭舊廬隨筆



友人邵崇之語余。南滙有富子某。前清諸生。其貌酷肖光緒帝。里人見光緒帝影片。咸呼爲某富子。或戲以詩云。齊頃未必同逢丑。紀信居然似漢高。某得之大怒。以爲不祥。後竟以懷才不遇。抑鬱恹僚。病酒而亡。

簪梅子

吳俗立夏日。婦女相率取梅子簪髻上。按唐韓偓詩云。庭中自摘青梅子。先向釵頭戴雙雙。不必定爲立夏日也。

雙生男女者不祥

世俗以雙生兩男或兩女者皆吉。一男一女者爲家敗之徵。不知始自何時。有此無謂之心理。按左傳普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得無讀書不察者。流播此說。遂起人厭惡之心耶。

富麗

今人以兒肥爲富麗。礙言其肥也。按鄒陽上書吳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注。善曰。此

言文帝之時。梁王揖。代王參。淮陽王武。後梁揖早薨。徙武爲梁王也。然參揖皆少。故曰壤也。晉灼曰。方言。梁益之間。所愛諱其肥穢。曰壤。善曰。方言云。瑋其肥盛。晉書注。以瑋爲諱。

義夫

今人言義夫。動稱漢大司馬宋公。而不及唐鄂公尉遲敬德。太宗欲以女妻敬德。敬德對曰。臣妻雖陋。與其貧賤久矣。臣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所願也。

不服藥

查初白云。用巫真下策。不藥亦中醫。曾文正公亦堅持不服藥。嘗曰。庸醫殺人十之七。良醫殺人十之三。余謂病者如溺水中。果溫涼攻補之切當。何異擢而出諸淵。一有不當。豈非下石而速其死乎。嗚呼。衣食嗜慾之不謹。皆足以致疾。與其受虎狼之藥。亂攻臟腑。何如防患未然。謹之於始乎。曾文正堅持不服藥。而詳論養生之方。有以也。

唐彬

晉唐彬與王濬伐吳爲先驅。所至皆下。度孫皓必降。未至建業二百里。稱疾不行。已而先到。

者爭財。後到者爭功。當時有知者。莫不高彬此舉。今人於功利之交能如此存心。則到處坦途矣。其亦明哲保身之道與。

范忠宣語

范忠宣公戒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

吳玠

宋吳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牆牖皆格言也。按此亦學者所當取法。

見父執之禮

仙溪張子淵文途先生。嚴家法。其長子名浩。字少淵者。已舉於鄉。客至猶執酒饌服弟子役。先生喜植花卉。或偕客游園圃。則諸子常侍。兩則秉笠而隨。客不安。謝之。先生謂是見父執之禮。因應爾也。

何生

何生文煦館馬家溼邱姓。達余館里許。地多竹樹。村繞溪流。讀書佳境也。余贈以聯云。看

簷竹有時低首。聽林鳥應候發聲。

雪如墓

虎邱貞娘墓最著。有雪如墓今已沒荒煙蔓草中。無人憑弔矣。按崇百藥齋集。載有雪如墳志略云。雪如者。吳中良女。鬻於袁氏。性明慧。袁故無籍。使女習歌舞。爲坐食計。時吳中盛行女優之戲。雪如以色藝冠其曹。車馬闐塞。雪如陽安之。陰以相天下士。臨川樂生者。游於吳。雪如偶於廣座中識之。曰。是有異凡。三見則請閒願以身歸生。生未之許也。會女病。生憐之。解玉佩爲聘。數日女病甚。生往省之。泣謂生曰。妾命至薄。當流離轉徙之際。固不死。執賤役。日夜涕泣求死。愈不得死。乃終不自意得以數年僅克自保之軀。將副賢夫人而侍君子。此妾之志然。非妾之命也。妾殆將死矣。已而果死。年十有八。臨川生葬之虎邱。

紫姑詩

余前作詩話。錄有鬼詩。近閱夷堅志鄧端若少時傳。得召紫姑咒訣。有紫姑詩數首。衣領云。小剪雲羅雪色明。香煤隨意作真行。新詩便是班昭戒。勝卻閑書座右銘。其二云。時樣新

## 半蘭舊廬隨筆

八十四

裁門色衣。不將綵綫縷花枝。殷勤只要詩仙句。繡出分明一段奇。裙帶云。尺六腰圍柳樣輕。娉娉嫋嫋最傾城。羅裙新剪湘江水。緩步金蓮穠底生。桃花云。武陵溪上舊時花。兩岸晴虹爛彩霞。試問劉郎綠底事。花開時節未還家。

## 黑鳳凰

黑牡丹。牛之別稱。清異錄。又有所謂黑鳳凰者。禮部郎康凝畏妻甚有聲。妻嘗病求烏鴉爲藥。而積雪未消。難以網捕。妻大怒。欲加捶楚。凝畏懼涉泥出郊。用粒食引致之。僅獲一枚。同省劉尙賢戲之曰。聖人以鳳凰來儀爲瑞。君獲此免禍。可謂黑鳳凰矣。

## 才子名士

說文。才草木之初也。與材進。本就草木之質言。舜所舉十六族。有德有用如良材美器。故謂之才子。舜流四族敗類。害物如惡木毒草。故謂之不才子。後世但以能文者爲才子。失之遠矣。月令聘名士禮賢者正義引蔡中郎說。名士者。謂其德行貞絕。道術通明。賢者名士之次。其推崇如此。近世直視爲江湖游客而已。張文襄公云。

## 八駿之名

拾遺記。穆王八駿。一名絕地。二名翻羽。三名奔霄。四名起影。五名踰輝。六名超光。七名騰霧。八名挾翼。按穆天子傳。天子之駿。赤驥。盜驪。白義。踰倫。山子。渠黃。華騶。綠耳。與拾遺記所載異。

想當然耳

蘇長公應試題。爲刑賞忠厚之至論。文有云。帝堯之世。臯陶爲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歐陽公閱至此。以爲必有出。後以問蘇。答曰。想當然耳。又三國志裴注袁紹之敗也。融（孔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太祖以融學博。謂書傳所紀。後見問之。對曰。以今度之。想其當然耳。

● 諧文 新禽言

守拙

姑惡姑惡。姑惡姑惡。抵制聲浪復低落。諸君熱度五分鐘。東隣拍手笑相樂。姑惡姑惡。睡夢沈酣何日醒。迨醒恐已難振作。姑惡姑惡。割麥插禾。割麥插禾。南北一家快媾和。國內民生憔悴極。及時休養勿蹉跎。割麥插禾。國存然後家可保。國亡累世受折磨。割麥插禾。

阿婆餅焦。阿婆餅焦。文明女子鬥妖嬈。奇裝異服晨昏改。浪費金錢太無料。阿婆餅焦。吾願蘭回諸姊妹。歸真返樸從今朝。阿婆餅焦。

劇談 聽歌雜記

天受

花旦劇中話白異於常劇者有五。游界關探親須用京口。擅此劇當推京津一帶園中旦行。花鼓閨房樂須說揚州話。南方花旦爲合宜。賣身投靠作蘇白。此江南人之專長。故南方旦行無人不善演。此戲宜時裝梳辮。方類小家女兒模樣。近見坤角有演之者。多華麗裝束。梳頭着裙。似覺太不合理矣。

戚艷冰原名綠牡丹。爲張國泰最幼門徒。初出台時。綺年玉貌。所至有聲。惜嗓音早壞。光復後潦到海上。近數年遠走新嘉坡烟台營口等處。聲譽漸復。不意於去秋病疫死。有徒小玉麟年頗幼。隸杭州鳳舞臺。承師名賣藝。大小嗓俱全。扮相亦佳。能戲尤多。古裝崑劇亦學得數齣。予數聆之而不厭。以其色藝之佳。將來爲乃師吐氣。定可預卜。

半狂按。玉麟今襲乃師名曰綠牡丹。奏技滬上大劇場。儼然與小翠花白牡丹分庭抗禮。此子天分極高。扮相又佳。且能勉乎從善。必非池中物也。子弟次範。與之甚善。據謂

玉麟由張孝若介紹。將贅於小梅門。其實小梅不如王瑤卿。予愿玉麟取法於上也。

諧文 鄉校教員（仿八股文）

南屏

今之辦學者。對於鄉校。往往不甚注意。不知教育普及。先宜從鄉校入手。苟能經費充足。慎選良教師。力加整頓。則教育自能日見進步。乃今則不然。凡爲教員者。既無學識。又無經驗。濫竽充數。內容不堪。此鄉校腐敗之所由來也。因有感而作此。

爲教員於鄉校者。良可慨也。夫校而曰鄉。其異乎城也可知矣。彼爲教員者。不亦大可慨乎。今夫教育爲建設國家之基。學校爲造就人才之地。有國立學校焉。有省立學校焉。有縣立學校焉。有市立學校焉。乃有人於此。不爲國立之學校教員。不爲省立之學校教員。不爲縣立之學校教員。不爲市立之學校教員。而獨爲一區區之鄉校教員。嗚呼。先生處此。其將何以爲情耶。原夫教員之資格。亦至不一矣。想其在師範之畢業也。或爲本科。或爲預科。取來一紙文憑。直視爲吃飯之傢伙。觀其受官廳之檢定也。何者正教。何者副教。經過幾場考試。卽作爲合格之師資。然而有滑頭之教員焉。別字連篇。胸中墨黑。官話亂說。格外藍青。高談解放改良。自詡當今之新人物。抑且有蹙脚之教員焉。火力變相。竟執教鞭。村館出



## 鄉校教員

八十八

身。忽兜以髻。滿口詩云子曰。無非不通之老童生。雖然。教員以學校爲生活者也。而今則何如。使學校而在都會之中。則洋房特建。何等崇鴻。寢室衛生。果然安燕。而今之學校。則非都會之可比也。使學校而在城市之內。則道路往來。交通便利。學生出入。程度文明。而今之學校。亦非城市之相同也。斯校也。何校也。非所謂鄉校乎。就其開學而論。矮屋數椽。權當教室。長檯幾隻。僅列蒙童。人數之少者。不過三四尊而已。戴於首者大都氈帽。穿於足者盡是蒲鞋。陋矣哉。鄉校也。卽其授課而言。靈兒特少。肚若草包。笨伯偏多。心如茅塞。薪俸之優者。至多十餘元而已。登其堂則宛若破密。入其室則儼如牢獄。苦煞哉。鄉校也。且夫習俗久不開通耳。以體操爲傷身之事。以唱歌爲無益之端。以手工爲不急之務。甚至阿母走來。直呼師尊之名字。村翁躡進。自誇校董之頭銜。舉動之野蠻。可稱極點矣。我能不於鄉校而感慨係之。且夫怪象實難盡述耳。三字經則未可廢除。百家姓則亦須誦讀。千字文則更欲披吟。甚至花臉常開。各種之奇形可笑。豆聲大嚼。連番之臭屁難聞。形式之腐敗。無論內容矣。我能不於鄉校而指摘隨之。嗟嗟。童子何知。看風氣之如斯。儘多笑話。先生休矣。論教之普及。徒託空言。吾於是爲鄉校惜。吾於是爲教員悲。

● 小 說 維新小史

烟橋

維新小史。一名新儒林外史。曾見端倪於遊戲新報。今新報改組爲消閒月刊。故將是篇第一二回。重載一過。以銜接未登之稿。俾成完璧。幸閱者諒之。編者識。

第一回 耳熱酒酣狂談身世 荒江老屋著述稗言

滿城風雨。已近重陽。作者久居里巷。覺得沉悶異常。心想不如向江村散步。觀賞野景。倒可以散淡些。出得門來。背着市聲而行。只見村娃三數。都背着籃。提着筐。裏邊裝着些菜兒豆兒。一逕向市上行去兜售。還有那田岸上農夫農婦。挑着稻担。各歸家門。正是江村田熟閒人少了。不知不覺走了三四里路光景。一彎流水。上駕板橋。橋邊一帶楊柳。被西風吹着。覺得有些兒蕭瑟。岸邊白蘋秋老。紅蓼花疏。點綴得像倪雲林圖畫一般。正在觀賞出神。忽地聽得一陣笛聲悠揚吹來。笛聲裏面和着歌聲。第一遍聽不出是何歌調。到重行唱起。仔細聽來。原來是唱的一支北折桂枝。那歌詞是。

俺年來困頓風塵。只覺得酒盞詩狂。髮白汗青。見慣的名利勞人。也有荒江老屋。孤谷蓬門。便是滿肚皮時宜不合。也儘可消受煙雲。歸擁書城。倦向前程。俺只索次第編成

。博個知心。

細辯詞意。想是一個積學之士。也在著書立說。與作者同一生涯。同一懷抱。不想此桑戶蓬牖間。倒有如此人物。可知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了。再跟着聲音尋去。早見一帶柳陰裏邊。有茅屋數椽。門前竹籬四圍。頗爲雅緻。踏進竹籬。見籬邊菊花齊齊整整。紅的黃的白的紫的。五光十色。那花瓣兒也有蟹爪。也有龍鬚。也有缺角。也有白毛。一朶朶開得精神飽滿。姿態可人。耐不住不覺讚嘆了一聲。不想驚動了花間小犬。狺狺吠人。作者就折身便走。那小犬兀自追着不放。正在爲難。忽聽背後有人呼住小犬。說道阿守。！又在無理。驚動外客了。那小犬就搖尾走開。那時見一位白髮蒼蒼長髯及胸的老翁。扶杖而來。作者不好就走。只得轉身相向。對他行了一禮道。老丈恕罪。狂生斗胆。冒昧行來。有擾清神。得罪得狠。老者笑道。看竹何須問主人。先生流連草舍。愛此霜裏殘枝。見得也是雅人。可到小舍稍坐。略奉粗茶。以潤喉舌。作者不便固辭。相謝了。隨着老者前去。到了客堂。見上面懸着一方銀杏匾額。題着愛吾廬三個八分書。下邊題着煙波散人自題六字。知道主人的別號是叫作煙波散人。當下坐定。便問姓氏。老者道。野人不求人知。只須喚我作煙波散人好了。

作者聽了如遇三島神仙。心肺皆涼。只覺得此間便是另一世界。不同凡俗。但是有一件奇事。方纔一派笛聲歌聲。分明即從此間送出。看起來這老者斷斷沒有這樣好喉嚨。更兼沒見第二人。替他吹笛。甚爲不解。就向老者問道。敢問老丈方纔在那柳林外。聽得笛聲歌聲。可是老丈的子弟麼。老者便掀髯大笑道。先生不怕污了耳。這是野人胡謔的一支北曲。我家大兒唱着。小兒吹着。一派是下里巴人之音。先生想也深知三昧。敢請指教。作者謝道。狂生不解音律。正似對牛彈琴。問道於盲了。老者就喚着長風！萬里！快些來見客。也可長些見聞。只見右邊屋裏。竹簾掀動。早走出一對玉人。年紀差不多。都在弱冠時代。一樣眉清目秀。氣概非常。相見了各自坐下。作者道。老丈這兩株芝蘭玉樹。可曾在什麼學校畢業。現在因何家居。老者道。那倆豚犬兒。智質愚魯。讀書不能猛進。若在學校裏讀書。科目繁多。恐難專一。俗語說得好。豬頭肉三不精了。更兼野人素性好遊。在前年道路平靖的時候。總是天南地北。信性遨遊。那就不便把他們送去學校了。所以由野人隨意教授些四書五經史記漢書。以及郡國利病書等類。有時到了名山大川。便把滄桑沿革。略略告給他些。好在野人家傳薄田數畝。八口之家。還可以敷衍過度。也就不希望他倆建功立業了。更兼山妻多病

前產的多是不育。晚生兩子。不免有些憐他。這也是老牛舐犢。人之恆情。回頭對那年紀較長的道。長風去取菜來。對那年紀較幼的道。萬里去沽酒來。今日客來不速。正可持螯對菊。暢敘一番。作者便起謝道。敬謝老丈美意。狂生家近咫尺。以前不曉得桃源尙在人間。如今已經問津。崔護重來。正有期日。此番不敢驚擾鄙廚了。老者苦留道。野人食常藜藿。正恐先生菜根不耐味嚼能。況且過了黃花時節。秋收既足。便要挈着妻孥往他處去了。恐再會又是一年秋風呢。高懷曠達。何必拘泥。作者一想。再却有些不恭。並且可以細細探聽他的歷史。因此便說道。恭敬不如從命了。老者點首稱善。當下酒菜已齊。分座坐定。雖是山蔬田菜。却是風味別佳。不覺多飲了幾杯。那老者也是老態婆娑。興復不淺。連連的飲了十餘觥。不覺酒紅上面。逸興過飛。漸漸的把身世說來。嘆了一聲氣。重道野人虛度韶華。已逾古稀。在當日也曾領得青衿。只是秋闈不利。沒有上達。足跡所至。大江南北。五嶽四海。正是詩滿奚囊。酒澆塊壘。眼見得許多形形色色熙熙攘攘的人物。也歷過玄黃鼎革。只可算得飽歷風塵曾經滄海了。如今時局一年不如一年。滿地荆棘。真似五代亂離景象。野人不問世事。那總可以安居遂初了。不想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幾乎天天不得安逸。就是子弟輩

讀書。也很艱難。不讀呢覺得無一技之長。終難糊口。讀呢非得手足便捷口舌便給。儘你有貫通中西。淹博今古的學問。總是沒得噉飯的地方。可不是世富人貧時衰魔高壓。作者聽了。一番議論。不禁迴腸盪氣。感觸萬端。便道。老丈一肚皮閱歷。到是絕妙一部稗史。若寫他出來。也可以針砭人心。提撕塵夢。老者道。說起小說。野人到有一部不堪入目的爛文章。可以請教。就命長風到裏邊取出來。見是狼厚的一本冊子。上邊寫得工工整整原原本本。從停科舉與學校起。直到現在。足足有二十年事節。十萬言文字。作者也無從看起。便向老者道。老丈這部著作。可肯問世麼。老者道。貢獻大雅。本是夙願。只是野人姓氏。切不可寫在上邊。免得被人說一個頑固東西纔好。作者就深謝了。那時已夕陽在山。歸鴉返巢。就告辭了老者。挾着冊子。循着來路歸家。到了家中。把冊子展開。從頭閱過。知道言中有物。大可勸世。因此把上邊逐件錄來。編成回目。貢諸讀者。取個名兒。叫他新儒林外史。正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取世間形色。作社會針砭。

第二回 停科舉士子悲失路 興學校山長訂簡章

那煙波散人的冊子上。載着江蘇省的南部。有一座縣城。左倚着三萬六千頃的太湖。右靠着

貫通南北二千里的運河。大清一統志上喚他作吳江兩字。自從張季鷹秋風既起。頓動歸思。那吳江兩字。更覺得令人欣慕無窮。雍正年間。爲了地廣糧多。政治繁劇。分出震澤一縣。同城而治。歷來人才也還不少。只是大都淡于功名。秋闈不售。就甘老青衿。閉戶著書了。洪楊浩劫以後。那些擁有厚資的。都不敢再住園中。漸漸向四鄉遷去。所以城中人煙反不及市鎮熱鬧。閒話少叙。却說有一位宿學名儒。姓陸名景高。字希蒙。年紀已有六十二歲。世居城中紫石街上。在少年時代。頗有神童之譽。到了十四歲。早得了一領青衿。連赴秋闈幾次。直到三十七歲。中了辛巳科六十一名舉人。大凡人情勢利。一見人家功名騰達。便攀附惟恐不及了。更兼希蒙少年科第。格外有人奉承。門下士正是滿坑滿谷。一時文風爲之轉移。也算得一時人傑。後來兩上公車。不能得第。就在家研究專經。並且于新學。也有門徑。思想頗與尋常腐儒不同。城中具區書院。聘他做了山長。每月會課。人才濟濟。希蒙願盼自豪。竟是不可一世咧。那年正是光緒三十二年。已涼未寒。八月時候。希蒙在那書院裏邊。同着一位士子閒談。那士子姓袁名超字逸凡。是希蒙的得意弟子。專攻小學。年紀不過十九歲。入泮已逾二年。那日作了一篇經話來就正老師。希蒙看過了。就同他閑話。希蒙道。如

今世變正亟。恐有大大的更張了。逸凡道。老師何所見而云然呢。希蒙道。不看見申報上連日的載着變政的消息麼。那張香帥在湖南辦的書院。都延聘着一輩子新學中人。教授格致算學以及一切經世之學。朝廷很贊許他。恐怕我們不能專以高頭講章爲業了。逸凡道。我們中國立國數千年。自唐代行科舉法後。相承勿替。也產出許多忠臣孝子勇將謀士。何必要變法呢。希蒙道。老弟有所不知。千古無不變的成法。況且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聖天子體察世運。變通法度。以鞏萬世之基。不是聖德睿明麼。現在海運交通。一切實學。都須探討。不觀甲午之役。海軍敗得片甲不還。丁字降旂。斷送土地財權。何可勝計。都爲着製造之學。不及彼國之精。所以披堅攻銳。終是遜人一籌。如今痛定思痛。欲求恢復雪耻。原非改革科舉不可。因爲科舉爲人才產出之地。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見到此着。自是顛撲不破之策。正在說得起勁。忽聽得窗外有人叫道希蒙先生。且慢高談闊論。快來同賞奇文。希蒙聽了。起來看時。却是秀才顧茂華。手裏執着一卷。想是近時得意著作。就向他取看。不想披開細看。却是簇新鮮的申報。上面很惹人注目的印着一篇煌煌上諭。先說科舉自前明迄今。積習已深。不能造就真才。如今世界開放。學問萬有。非專工文字。可以治平。着暫行停止。



科舉。各省速即興辦學堂。以後揀選人才。都在學堂中甄拔了。洋洋洒洒。竟是絕大的關鍵文章。希蒙看畢。鼓掌大笑道。聖天子乾綱獨斷。中國庶幾有豸了。茂華道。希蒙先生平日問抱負。可以發展了。但是我們一輩子酸秀才。可沒有青雲得路平步登天的日子了。不如生了秦始皇。焚書坑儒。倒也乾淨。逸凡道。實在近來士風。也太壞了。遭此一劫。也是天理之常。希蒙道。我們空言無補。如今既奉聖旨。不如趕緊先把書院改作學堂。聘請新學家教授實學。纔是正理。逸凡同着茂華都點點頭告辭退出。當下希蒙就端正衣冠。走進吳江縣衙門。見了知縣。把這事訴說。並請示辦法。那知縣是舊學出身。那些新學。一些不知。當下說道。這事既不得不辦。還須先生主持。請先擬具章程。再行斟酌施行罷。希蒙道。這事不如將浮玉書院歸併一氣。經費也可以充裕些。學額也可以推廣些。知縣道。這個末兄弟同震澤縣尊說明。想萬無不可之理。希蒙便告退還到家中。走入書房。搖頭凝思了片刻。舒紙吮筆的寫出幾行字來道是。

## 松澤學堂簡章

第一條 本堂仰承聖上作育英才之旨。延聘海內名儒教授實學。

第二條 本堂合兩縣書院學田興辦。故定名松澤學堂。

第三條 本堂由縣尊委派堂長一人。主持教務。及一切事宜。

第四條 江震兩縣生員童生。年在三十歲以下志願肄業者。均可來堂報名。聽候考試插班。

第五條 各生須納全年膳費三十元。書籍紙筆概由本堂發給。

第六條 一切堂內規則另訂。

簡章擬定。時已不早。一夕無話。到了明日。帶了簡章。往見知縣。可巧震澤縣知縣也在花廳裏面閑話。當下希蒙見了。把簡章呈送過目。兩位知縣齊道。言簡而要。就把這樣印發各處粘貼罷。至于堂長一席。非公莫屬。想先生德高望重。又是熱心興學。決不推辭了。希蒙知道義不容辭。也就答應了。告辭出來。四下發信。聘請了幾位同年來教授國文史地。只有那英算兩門。人才頗少。並且物以罕而見貴。薪俸比着旁的教習總是大些。好容易費了許多周折。請着一位上海教會學堂裏的學生。每年訂定送他四百塊錢。他還是老大不願意哩。諸事舒齊。就定了明年正月二十日開學。這個消息傳出來。早驚動了各鎮的秀才童生。一個個愁眉不展。進退兩難。有的說道。上諭說是暫行停止科舉。是試辦的意思。將來見得學堂沒

有多大益處。少不了要依舊復科舉哩。如今不如埋首苦讀。待時而動。所謂求善價而沽諸。若使進了學堂。難保不把文章荒廢了。所以我們決計不進學堂了。那一派腦筋清楚些的。說道你們這種頑固頭腦。必歸淘汰。現在世界。不是死讀管蠶山制義。可以齊家治國。須曉得世界大勢。爛熟洋務。方能與各國競勝。你們但看那陸希蒙先生。是八股試帖中人物。尙且如此提倡興學。我們不如也隨地集資興辦學堂。一則可以培養子弟。一則可以得些實益。這一番議論。雖出于本心的贊成。終覺少數。然而時勢所趨。不約而然。早有些識時務的。點首稱善了。所以四處聞風而起。或把書院改辦。或倡公捐興辦。竟是風起潮湧一般。正是喚醒千載功名夢。叱起四方興學風。

(未完)

● 絕 山塘

大覺

桐橋西去秦娘家。薄醉東風駐客車。落盡杏花春已半。珠簾掩雨弄琵琶。  
對花進酒總淒涼。二月江南柳帶長。著意傷春春不管。有何情緒弔真娘。  
當筵忍唱定風波。樓角瞞人拜月娥。零落梅村舊詩句。楚雲老矣奈君何。  
林鳩呼雨雨初晴。手拓紅窗聽曉鶯。記得玉人妝未罷。綠楊門外賣花聲。

鞦韆影裏小闌干。鬥草歸來日已殘。跨馬銀梨花下過。怕持半臂訊春寒。  
燈殘篆倦不成春。錦瑟華年記不真。絕妙樓臺三五夜。如何沒個捲簾人。  
聞說埋香半虎丘。吳山吳水使人愁。天涯飛絮關心甚。檢點羅裙淚未收。  
風光如此曲闌憑。懶把銀箆說廢興。七里山塘歌草草。夕陽紅出破樓燈。

雜話 治印雜說

一龕

刻朱文易於光。而難於毛。刻白文則易於毛。而難於光。蓋朱文不必單刀直斬。自可細細揣摩。然後下刀。朱文印之毛者。大都有意敲損。剝蝕求古。徒見其如籬柴勃窣。生氣斷絕而已。真能不假修飾。而縱橫錯雜。自然臻妙者。能有幾人。白文則以單刀正入爲上法。刀鋒激盪。易致破裂。非出於僞飾。刻白文不許改刀。既一下刀。絕難補救。故求其能光潤之爲難也。嘗考歷來諸家印譜。其白文多圓融光潤。遒勁挺拔。非必剝蝕破損。而自呈古氣。此在其運刀時之功夫。斷斷非淺夫所能窺其萬一。近世刻者。惟缶翁能得其旨。餘子碌碌。徒惱人意耳。

刻大印如衝鋒陷陣。要一鼓作氣。先將全身氣力。貫注臂指。然後下刀。一字未刻完。切不可

可中止。中止則氣斷。何震所舉刀病。其六曰。或作或輟。自成兩截。指此。

刻印無論大小。皆須全神貫注。耳無旁聽。身無旁繫。而後方能心領神會。氣體相屬。印文考略。引程遠語曰。琴有不彈。印亦有不刻。篆不配不刻。器不利不刻。石不佳不刻。與不到不刻。對不酌者不刻。取義不雅者不刻。疾風暴雨烈日暑祈寒不刻。後之作者。雖不必一一效之。然全神貫注自是第一要事。藝之成。必自專。凡事皆然。不僅篆刻也。

執刀之法。其要緊處全在目力腕力相輔。刀之下。要能恰到分寸。過與不及皆篆刻之大病。過固無可補救。不及則必下第二刀矣。庖丁奏刀。目無全牛。而自能批竅導窾。蓋其目之所接。心中早存從何處下刀之意念。下刀之時。再存一若干深淺之意念。迎刃而解。觀者咋舌。在庖丁固以爲此常事。何足異。方且笑咋舌者所見淺也。刻印亦然。一刀既下。全局繫之。何如未下刀時。先立定主意。再運以腕。察以目。過與不及之病可免。而損印傷指之意外。亦可以祛矣。夫善攻者。必先善守。篆刻之攻守在運刀。刀進一步卽攻。而退一步卽守。能放能收。刀之能事畢矣。論書者曰。無垂不縮。無注不收。運刀之法亦然。

刻有書意有畫意。方是妙品。大抵古人善刻者。必兼善書畫。蓋篆之起筆落筆。刻之起刀落

刀。有法無從法。要當從意念中參悟真諦。篆印如作書。配篆如作畫。譬諸一筆一畫失其勢。則字裂。一木一石失其所。則法亂。措置得當。自臻上乘。不必定以古法爲臨本而泥之也。刻印必先明作篆。作篆必先練眼光。篆有高下雅俗。須有確切的眼光辨別之。此在多看印譜。印譜中印。非個個皆佳。略其不善者。而存其善者。摹倣之。參會之。並須於其合法處。不合法處。細細鑒別。得其三昧。然後作篆自易配合入妙。古人譚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是也。

說文爲作篆入門第一本書。有說文部首。說文解字。諸本。說文看過。再看彝器款識。再看大小篆碑拓。於此篆法已有根柢。然後再看印譜。講刀法。由淺入深。自易領悟。否則擗埴索塗。終如盲者之無相耳。

評印如評詩。評詩各人有各人之眼光。有喜唐詩者。有喜宋詩者。評印亦然。自遜清以來。乃有江西莆田皖浙諸派之別。崇拜而師法之者。各有其人。要不可人云亦云。隨波逐流而往。尊前燈下。皆可作印。惟對俗人則萬金在前。亦不容一顧。往往有無知俗子。曉曉求治印者。

却而壁之。曉曉者或因是生芥蒂者數矣。亦有戚友至好。屬作之印。皮閣綦年匝月者。則與會未至。未肯動刀。然苟興至時。五日一水十日一石。亦自不待人之催促而交卷者。韓文公謂。能事不受相促迫。吾謂印事殆近之矣。

讀書人不可不學刻印。蓋讀書者十九牢騷鬱勃。舍歌而哭外。實鮮有足以洩其憤懣者。能作印。則將托國賊巨憝。叛夫宵小於印。而以方寸之鐵一一劓之。雖寶刀三尺。未必能斫盡人間頑石。而與會淋漓。亦大足盪胸抉意也。

完白山人之後。厥推趙之謙搗叔。搗叔死。鄧派之響遂絕。然搗叔之學鄧。尙少病其纖。山人連刀能如斬釘截鐵。無往不摧。能於柔中寓剛。而搗叔不及矣。然其白文及二三小朱文。實欲凌駕山人而上之。不可一概論也。

學刻印以浙派爲最易。先從浙派入手。則其章法不致謬古。雖無深致。亦自配合平勻。且其刀篆之筋力處。尤令學者易於摹習。鄧派非真實功夫。斷不可輕自效顰。

● 聯語 題紅刻翠錄

雲父 吟水

余友華子吟水深於國學。尤愛小品文學。佳者輒錄存之。一日攜聯語一束示余。余亦出篋

消 閒 月 刊

中所藏相與把玩。合之凡數千聯。而贈妓之作爲獨多。擷其菁華。厥數亦踰千。其采諸故書者十之四。而得諸見聞者十之六焉。清辭霏玉。好語穿珠。間可以怡情悅性消愁遣悶已。吟水欣然錄之別冊。名曰題紅刻翠錄。擬付梓而未果。值鄭子逸梅編訂消閒月刊。遂以畀之。用共同嗜。若謂呵來向秀。鼻墮泥犁。則予與吟水將何辭焉。辛酉花朝霽父記。

二寶

小二

小紅

小香

二分明月三分酒

小飲半酣花欲醉

玉樓酒勸雙鬟小

小閣清歌音戛玉

寶玉柔情黛玉心

二心相印月同圓

金屋花開一品紅

香匿新詠句鏘金

小如

小玉

小巧

又

小留春色應無價

酒爲小鬢催易醉

小憐乳燕花間轉

門前柳色藏蘇小

如此風光合有詩

花因玉手折尤香

巧聽雛鶯柳外啼

扇底桃花識李香

小凌

小卿

又

又

小海歌喉珠一串

論定前身爲小小

小酌翠醪溫舊夢

小影直堪傾一國

凌波微步玉雙鈎

修來何福喚卿卿

巧拈紅豆記新聲

香名從此噪三吳

題紅刻翠錄

一百〇三



第

一

期

小娟

小夢留雲嬌倚蝶

娟痕洗黛懶拋蟬

小海

小樓情話初三月

海國名花第一春

又

大白小紅同一醉

山盟海誓訂三生

小琴

小憐自是無雙艷

琴操由來第一仙

小喜

小弄瑤琴酬白雪

喜拈綵筆寫紅蘭

小雲

小子么鳳輕于燕

雲想衣裳花想容

又

儘教春色藏蘇小

那許狂言乞紫雲

小鳳

小口艷歌珠一串

鳳頭新樣玉雙趺

小卿

小影最宜新上月

卿才何止夢行雲

小寶

小樓夜雨調箏譜

寶劍春愁壓繡床

又

小鬟墮馬新妝艷

寶帳文鴛綺夢長

大姑

大抵浮生若夢

姑從此地消魂

三嬉

三島十洲花世界

嬉春消夏酒生涯

月仙

神如秋水心如月

貌是蓮花骨是仙

又

賸有閒情惟醉月

不妨小夢且游仙

又

泛月記尋桃葉渡

遊仙還續牡丹亭

月香

眉痕喜見丁簾月

心字偷燒子夜香

又

眉月雙鈎描月姊

心香一瓣拜香君

月娥

今夕止可談風月

此中不信有嫦娥

# 消閒月刊廣告部啓事

本月刊延請海內名家分任筆述內容豐富趣味雋永爲有識者所共賞如各大公司行號惠登廣告請移玉或致函蘇州胥門棗市五十九號消閒月刊廣告部主任此啓

| 書底    | 封面之陰 | 廣告價目 |      |      |
|-------|------|------|------|------|
|       |      | 普通地位 | 普通地位 | 普通地位 |
| 三十元   | 二十元  | 四元   | 六元   | 十元   |
| 一百元   | 一百元  | 二十元  | 三十元  | 五十元  |
| 一百五十元 | 二百元  | 四十元  | 六十元  | 一百元  |
| 三百元   |      |      |      |      |

# 指嚴潤例

楹聯

丈二尺十元 丈正八元 八尺六元 七尺五元  
六尺四元 五尺三元 四尺二元 三尺一元  
長跋加倍 來文加半 長聯加半 龍門加倍

堂幅

屏條

以上五尺

橫幅

匾額

市招

名刺

壽屏碑誌行述哀輓等均另議

泥金加倍

真楷隸分

上海扇莊

蘇州收件處

常州收件處

與聯同  
丈二尺每條十元 一丈每條七元 八尺每條六元 七尺每條五元 六尺每條四元 五尺每條三元 四尺每條二元 三尺每條一元

每條三元 四尺每條二元 三尺每條一元

每條三元 四尺每條二元 三尺每條一元 二尺每條五角 一尺每條二角五分

每條三元 四尺每條二元 三尺每條一元 二尺每條五角 一尺每條二角五分

每條三元 四尺每條二元 三尺每條一元 二尺每條五角 一尺每條二角五分

每條三元 四尺每條二元 三尺每條一元 二尺每條五角 一尺每條二角五分

每條三元 四尺每條二元 三尺每條一元 二尺每條五角 一尺每條二角五分

每條三元 四尺每條二元 三尺每條一元 二尺每條五角 一尺每條二角五分

每條三元 四尺每條二元 三尺每條一元 二尺每條五角 一尺每條二角五分

每條三元 四尺每條二元 三尺每條一元 二尺每條五角 一尺每條二角五分

每條三元 四尺每條二元 三尺每條一元 二尺每條五角 一尺每條二角五分

每條三元 四尺每條二元 三尺每條一元 二尺每條五角 一尺每條二角五分

每條三元 四尺每條二元 三尺每條一元 二尺每條五角 一尺每條二角五分

每條三元 四尺每條二元 三尺每條一元 二尺每條五角 一尺每條二角五分

每條三元 四尺每條二元 三尺每條一元 二尺每條五角 一尺每條二角五分

每條三元 四尺每條二元 三尺每條一元 二尺每條五角 一尺每條二角五分

每條三元 四尺每條二元 三尺每條一元 二尺每條五角 一尺每條二角五分

每條三元 四尺每條二元 三尺每條一元 二尺每條五角 一尺每條二角五分

每條三元 四尺每條二元 三尺每條一元 二尺每條五角 一尺每條二角五分

珊瑚蠟箋加半  
磨墨統加一成  
潤資先惠約日取件  
英大馬路四百九十號豐大銀行  
閩門外鴨蛋橋華益製造紙板廠事務所  
城內鐵市巷振生電燈公司  
周線巷五

# 消閒月刊撰述者

(首字筆畫多少為次)

|     |     |     |     |     |
|-----|-----|-----|-----|-----|
| 王鈍根 | 王尊農 | 王大覺 | 包天笑 | 包醒齋 |
| 朱楓隱 | 朱鴛雞 | 朱天目 | 江紅蕉 | 李涵秋 |
| 李佛聲 | 余天遂 | 吳雙熱 | 吳綺綠 | 吳東園 |
| 汪率公 | 周瘦鵑 | 周劍雲 | 周拜花 | 周无住 |
| 金鶴望 | 宗子威 | 姚鶴雛 | 姚石子 | 袁寒雲 |
| 袁誠齋 | 袁百納 | 胡石子 | 胡寄塵 | 俞天憤 |
| 俞牖雲 | 柳亞子 | 施濟羣 | 徐天嘯 | 徐枕亞 |
| 徐半梅 | 徐仲可 | 陳去病 | 陳秋水 | 翁印若 |
| 陸澹厂 | 夏白也 | 許指嚴 | 許瘦蝶 | 貢少芹 |
| 屠守拙 | 張丹斧 | 張碧梧 | 張枕綠 | 戚啟牛 |
| 程瞻廬 | 程得如 | 舒舍予 | 舒尚梅 | 范君博 |
| 范煙喬 | 馮小隱 | 楊塵因 | 莊病骸 | 莊惻百 |
| 趙眠雲 | 趙茗狂 | 費華鬘 | 華吟水 | 劉山農 |
| 劉豁公 | 劉世盒 | 潘老蘭 | 葛病夫 | 蔣箸超 |
| 韓天受 | 鄒翰飛 | 鄧鈍鐵 | 鄧逸梅 | 顧明道 |

民國十年五月發行第一期

編輯主任

趙眠雲  
趙逸梅

名譽編輯

趙君博  
顧明道  
鄧鈍鐵

代印者

華興印書局  
蘇州鈕家巷東

總發行所

消閒月刊社  
大園十八號

總經售處

上海  
清華書局  
大東書局

分售處

各埠大書坊

外埠如欲定購者先交足報費空函恕不奉覆中國境內  
每本加郵費二分日本南洋各埠每本加郵費三分歐美  
各國加郵費四分

|     |     |      |       |
|-----|-----|------|-------|
| 消閒月 | 每一期 | 半年六期 | 全年十二期 |
| 刊定價 | 二角  | 一元   | 二元    |